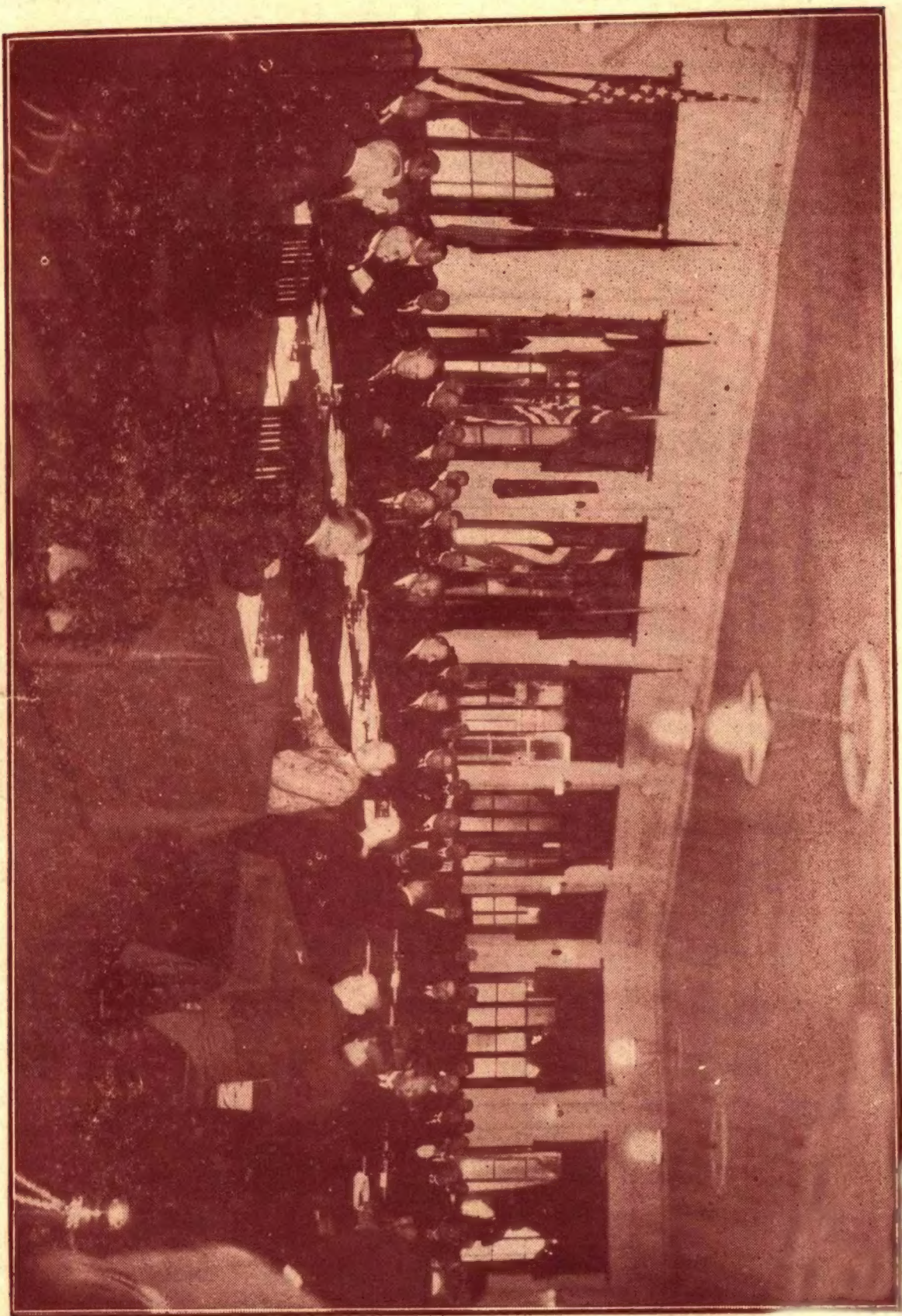


法權會議之情形





無家可歸之鄉人



壕溝作戰之兵士

戰爭之賜



敲冰灌菜之兵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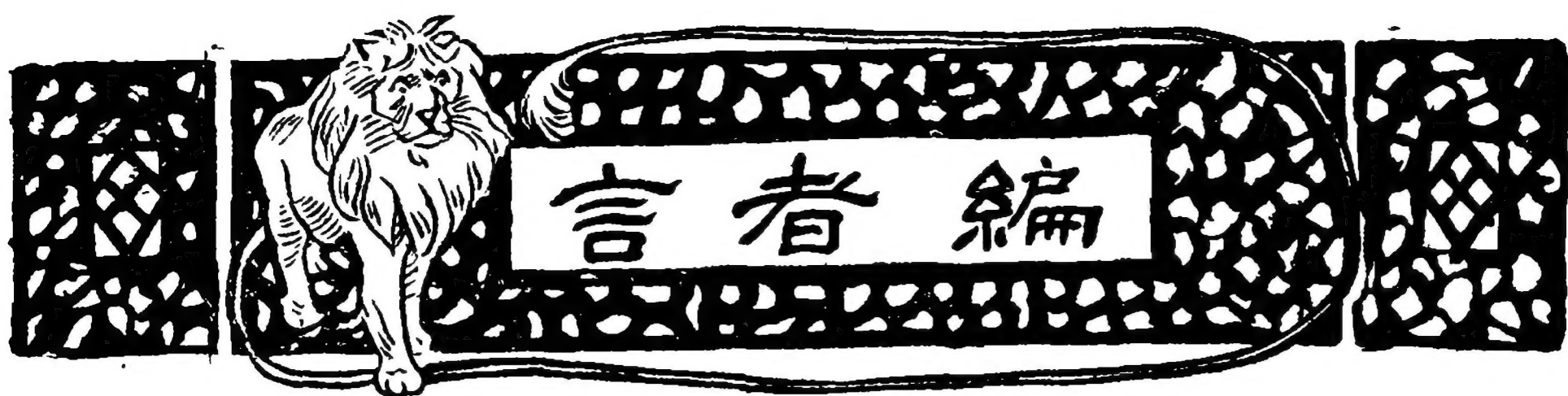
戰死軍官之棺木

名人錄



馮煦

馮煦字夢華、號蒿盦、八十三歲、江蘇金壇人、清光緒丙戌探花、出守安徽鳳陽府、有政聲、轉鳳穎廬泗道、遷陝西河東道、擢四川按察使、旋授安徽布政使、後升安徽巡撫、清末任欽差查賑大臣、光復後寄寓上海、遇有天災、募賑救貧、每爲首倡、個人所募、輒逾鉅萬、近年任江蘇防災會會長、本年淮徐戰後、蘇紳復推其綜理賑務、氏爲文長於古文辭、著有蒿盦類稿行世、



▲「革命運動中之韓國新思想」一文。乃熟悉韓國內情者。對中國民衆運動有感而發。述韓國國民不屈不撓之精神。讀之足以使人奮興。

▲文化與國家社會有密切關係。故東西文化每因國情之不同而互異。菱伯君所譯一篇爲研究文化衰滅問題之著作。尤爲關心文化事業者所不可忽。

▲影戲事業。全球推美爲巨擘。而俄國影片無人談及。本期特紀俄國影片事業。亦足使讀者作比較觀耳。

▲「在俄見聞錄」乃寫共產制度之下之俄國現狀。讀之可知蘇俄社會之內幕。與夫俄民之疾苦也。

第三卷 第五期 國聞週報目錄

評

將了未了之中東路案與若即若離之東三省……慎予

豫鄂風雲與時局……菱伯

壇

人事不宜……子寬

太平洋電信交通問題……隱之

革命運動中之韓國新思想……翠生

文化衰滅之研究……菱伯譯

年齡與產兒……心冷

匪窟餘生述……受百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記……公展

俄國之電影事業……東暉

談諷刺畫……文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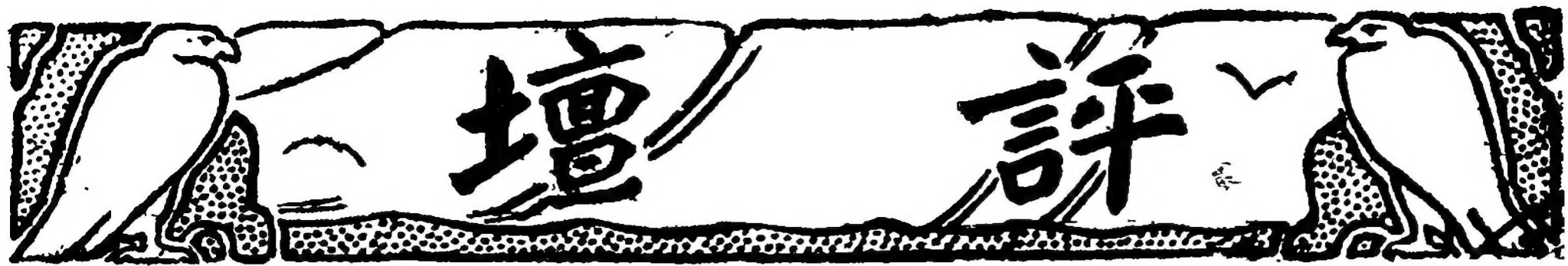
評慈母敗兒……心冷

在俄見聞錄……劍波譯

罅隙……浪漫

冷酷……凝冰

名人錄(馮煦)



將了未了之中東 路案與若即若離 之東三省 慎予

軒然大波之中東路案。以張作霖之退讓。將告解決。國際大戰。不暴發於破碎支離之中國今日。不可謂非大幸。雖然。吾人殊覺此種樂觀。尙嫌過當。蓋此次風波之意味。不在其本身。而在其周圍形勢之嚴重。事起之日。論者輒曰。因奉俄之爭持。行將引起日俄戰爭。由日俄戰爭擴大為國際戰爭。復由國際戰爭以轉入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爭鬥之途。彼時世界大混亂。自在意中。故就局部言。毗於中國北部之日俄。終處於利益相反感情日左之地位。就全局言。則階級爭鬥。已成對抗之陣勢。此種已成之局。初不暇選擇導火之爲何也。誠以衡此次爭執之本身。原甚簡單。以六十名護路軍之乘車費。爲值幾何。無論屬諸何方。又何必阻斷交通。相動以兵。然則直視爲嚴重形勢之一幕可耳。矧就張作霖允承之五項條件以觀。謂爲恢復通車則可。謂爲全案解決。殊覺過早。伊萬諾夫釋放。自可使目前緊張之情形。趨於緩和。亦可視爲張作霖讓步之表示。恢復交通。爲基於緩和形勢下必然之要求。至此次護路軍運費與今後之運兵問題。實可於爭持最初之際。爲如是簡單適當之解決。以上四者。既經雙方承認。暫時自可通車。惟最有關係之第五項。仍弁以「近今鐵路爭端。鐵路所受之損失及其他要求。稍緩再議」一語。俟此懸案。雙方利害觀察。最爲歧異。開議之日。齟齬必多。故此後之能否免於重陷糾紛。尙不可知。況奉俄之間。芥蒂既深。尤以中東路地位之扼要。勢在必爭。蓋蘇俄以忠誠自矢之國家。尙不惜自食其無條件交還之宣言。履約無期。他尤可知。則此後之鉤心鬥角。輾轉硬幹。當必有甚於今日者。而當前之工會問題。即足釀成不幸。蓋蘇俄此後將藉工會以伸張其勢力。而張作相已將哈埠工會與沿鐵路一帶之分會。盡行封閉。蘇俄必將在其背後以促起反抗。固爲彼之拿手好戲。則中東路猶是不安之局也。

伴於種此形勢。而足令吾人怵目驚心者。爲東三省之獨立。孤立北京城內之中央政府。命令不行。人財兩窮。各省對之久矣。不啻無形獨立。遠如湘粵桂。近如浙皖蘇閩贛。早已各自爲政。東三省之以自治掩護獨立。原無足奇。且不較勝於昔之挾制中央政府者萬萬。然東三省地處邊圉。歷主親日。益以戰勝郭松齡後成立之新關係。則其意義。殊不能與湘之居於腹地。僅以獨立自治應付環境者等量齊觀。嘗張氏者。謂其此舉。與高麗附日。並途同轍。自吾人觀之。要係過甚之辭。然尙不能防微杜漸。則日積月累。勢必無以自返。奉日密終之傳說。三省當局如「作霖王永江輩。已經竭力否認。然即僞經濟提携共同發展八個大字。及日本經濟家非正式透露之四項消息。」（見本月二十八日申報奉天通信）不啻已將土地交通礦業之權。局部斷送。然南滿既失。蠶食之勢已成。終非得步進步。以使東三省事

實上盡入日人掌握不止。總之密約之說。即使不甚可靠。而張作霖何以一轉瞬殺郭松齡。日人又何以甘心拚國人之肝腦以爲之助。如吾在前期本報所論者。倘能細加尋繹。則於此啞謎兒當思過半也。

奉日之關係。本不自今日。而因內戰所予張作霖艱苦之境。復迫之藉外力以自全。而今而後。蘇俄之行動。又將促成之。然國內之依蘇俄以自固者。亦復有人。其危險殊不亞於奉之附日。特其形勢猶在濛朧之中。然因蘇俄之侵略。遂使張作霖與日本立於共同利害之上。復以蘇俄所勾結者。或即爲奉之仇讐。更不得厚結日本。以爲對抗。藉作報仇雪恥之想。故吾人於奉之附日。固反對不遺餘力。而於容忍蘇俄之新侵略政策者。尤力持不可。今日北方之國際交錯新局勢。願國民勿爲內亂之迷霧所掩而忽視之。

(二月二十八日)

豫鄂風雲與時局

菱伯

在過去數星期中。奉張勝郭。保有關外。馮玉祥宣布下野。北方戰事。頓現轉機。長江方面。孫傳芳無圖魯之心。吳佩孚又通電結束討賊。故和平空氣。亦甚濃厚。魯張雖負隅一方。然勢既孤立。解決不難。當時國人之目光。蓋已不在戰局。而注意于中樞問題矣。是以法統之說。甚囂塵上。時局重心。大有由京津而趨武漢之勢。吳佩孚氏乃得乘此千載一時之機會。大唱其護憲之高調。一方對於實力派。則極力拉攏。以行其討伐國民軍之計劃。故吳張結合之說。紛傳一時。證之魯南張靳和議。奉鄂信使往還。時局變化。固早在意料之中。初不必待豫鄂間衝突之起也。今屠之鑫竟發討岳之通電矣。京漢交通又突然梗阻矣。則豫南形勢之危急可知。惟戰局既成。今後軍事之變幻。政局之糾紛。以及馮玉祥對於時局之態度。孫傳芳是否加入戰局。是皆爲新局面中之最要問題。不能不令人予以多少之注意也。

軍興之初。原以討奉爲公共目標。奉既被迫出關。是公敵已去。誠應如吳佩孚世電所言。結束軍事。各方努力於政治之刷新。共襄國是。方不失爲謀國之旨。乃表面上雖有息爭之論。而暗中醞釀。固仍不能免於戰之一途。蓋自來民國中樞。均建築於武力之基礎。吳佩孚知空言護法之無補。故不得不連奉攻伐國民軍。藉達其攫取政權之目的。奉軍亦利用吳氏。藉圖報復。且張宗昌仍據有山東。直省聲氣一通。則魯奉可連成一片。當不難恢復其關內之勢力。故直奉昔雖仇敵。今則時勢殊異。吳張有結合之可能。殆無疑義。時機一至。則張靳聯軍攻豫之東。鄂軍攻豫之南。張治公劉鎮華等擾其西。岳維峻必至四面受敵。所恃者國民一二軍之赴援。然奉張方頓重兵於榆關。熱河灤洲。軍事正急。一二軍恐無餘力以援豫。岳勢既孤。必非吳敵。使吳氏果能長驅入洛。則影響所及。必至全局牽動。可斷言也。是以值此豫鄂風雲緊急之時。馮玉祥能否坐視不救。孫傳芳是否加入漩渦。均與戰局前途。有莫大之關係也。

馮玉祥之下野。究竟真意何在。至今論者尙不一其詞。然觀於馮之逗遛不去。則其對於國事之未能忘懷。與其去職之決非根本覺悟。從可知矣。夫前此既以辭職爲緩和各方面之手段。手段不行。則今後吳氏若相逼太甚。爲顧全實力計。自不能視豫岳之窮而不加援手。馮既復出。則國民軍處此困境。勢必至以全力對吳。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再自江浙方面言之。孫傳芳自徐州下後。不再進取。積極從事於兩內省部之整理。其對吳之態度。

若即若離。真相如何。殊難懸揣。故吳孫結合。雖盛傳一時。吾人終未敢深信。奉張爲孫氏新樹之敵。如謂在最近之時期中。已能相親相善。則又未免過早。故吳張之結合。實不利於孫。蓋魯南和議既成。豫岳敗後。則魯豫一家。張宗昌無西顧之憂。必致移師南下。行見徐海防務吃緊。孫氏雖欲安居。不可得矣。故爲牽制魯軍。保持蘇省和平計。孫氏亦必不能視豫岳之陷而不救。孫馮既均利。豫岳之存而不欲吳氏之赴洛。川豫鄂之爭。或致引起其他新結合。亦未可知。其結果必致淪於混戰之局。而中間縱橫離合。錯綜變化情形。又必層出不窮。更非吾人所能逆觀矣。戰局不定。則政局必無人過問。蓋在戰事未定以前。把持政權之實力派首領。尙無暇顧及也。而在此混沌狀態之下。中央遂得苟延殘喘。暫惟現狀。是以喧傳一時之段氏下野及法統問題等。不啻已成過去。舊事重提。當卜諸豫鄂戰爭解決之後耳。

人事不宜

子寬

中國近年之大亂不止。抽象言之。其原因不外數端。一則較有能力之人。好爲事所不應爲者。二則敗德亂行之人。好爲事之非有德者不能勝任者。三則無責任心之人。好爲事之須負責任者。夫以有德力之人。而爲不應爲之事。則其才力所稱之事。不得人而爲之。以敗德者而爲有德者勝任之事。則社會之紀綱紊而事亦不舉。以無責任心者而爲須負責任之事。則亦必債事而無疑焉。如此是謂事非其人。人非其事。人事不宜。而欲國之不亂。又焉可望。吾人今日環顧中央及地方之現象。幾無一莫非人事不宜。如此已足延長國亂而有餘。況更益以教育經濟各界。亦莫不有此顛倒錯亂之現象耶。方今國人之談時事者。多謂國家變亂之禍。咸軍閥與政閥釀成之。其實在今日中國社會。有何人物足當無一「閥」字。各國之所謂閥者。其人等雖人格不高。而爲平民之蠹賊。然其於國事固亦各有其一定之目標。斷非今日中國之椎魯武夫與夫卑污政蠹所可比擬。亦斷不若今日中國軍人政客。但謀個人發財做官也。至其結合力與材力。則尤高過焉。中國軍人政客之思想能力。皆不配稱閥。其始不過迫於生計。因才力不足以謀其他生利事業。不得已而混入軍政兩途。迨一旦機緣湊合。小人得志。乃窺竊權位。憑其無道德無責任之心。予取予求。射至是而利求進者更從而附和之。國家要職。遂至無一得人社會以復無能力制裁之。終乃全成其惡。如此之輩。吾恐他國之可稱者閥者。且將羞之。其實仍不過無能力無道德無責任之暴徒而已。

以較有能力之人。好爲事所不應爲者。以過去之人物言。袁項城實爲最著之例。袁苟非謀帝制。則中國之亂。決不至今日之亟也。以最近之人物言之。則吳佩孚亦一人也。以吳爲人不失爲較有能爲者。以今日中國人才之有限。彼又何患而無當國之時。時機未熟。姑待可耳。奚必汲汲。乃吳以急於見功。見獵心喜。環境如何。不暇顧及。溯自在漢設立司令部以來。初則困守漢皋。專以勒索商民爲能事。今則甚至以無可發展。乃至勾結陝豫土匪二三十萬人。引爲己用。夫此等事。豈有能力者所應爲哉。而吳竟爲之。是亦自絕將來可成功之希望而已。以無道德者而爲有德者之事。與夫以無責任心者而爲負責任之事。其最足斲傷國家元氣者。當首推今日教育界。此輩以學校爲樹黨之所。視學生如個人武器。其於學問。纔得一知半解。便自謂造詣高深。青年被引入歧途者。不知凡幾。國家以後之禍根。已爲其深種之矣。其次則爲各地方文武長官。地方政事與人民有密切關係。長官與利除弊。所負責任至大。苟非本道德心而盡其職守。決不足以見實效。顧今日之地方長官。僅知官不可不做。而於政事則毫不關心。非但不能興利。且復百計威脅人民。以遂其私慾。結果民生遂日以苦。盜賊亦日以橫。然則地方又安能不亂。至其他國內人事不宜之例。更指不勝屈。總而言之。小人道長。則君子道銷。國家之克臻治平。決非十數年間事也。



太平洋之電信交通

美國 Rogers 著
隱之譯

一經營國際電信事業之種種意見

關於國際電信事業。論者意見紛歧。極不一致。或因本人職業之旨趣。或本個人所抱之學說。各爲一主張。如軍事家政治家商業家。其主張即各不相同。又如抱國家主義者。與具國際觀念者。其意旨亦復相左。或則以爲國際電信之經營。應與郵政同抱利益公衆之惟一目標。或則以爲電信事業亦應如尋常商業。任各方以競爭或以專利之方法以經營之。在諸意見中。其較普遍之一說。則謂世界應有完善之交通設備。傳遞電信。取價宜平。經營之時。應防止一切因圖自私自利。操縱消息。釀起國際或商業上爭端之作用。此說之主旨。即欲以國際郵政聯合之主義。推而及於國際電信事業。爲此說者。益確信電信事業爲文化及商業上之要具。深知欲圖世界民族消除隔閡而共圖公益。實惟電信是賴。故視國際電信制度。得一度改良。即以爲世界漸臻於大同一步。現在世人之抱此世界交通觀念者。已屬不少。惟他人之目光局於一隅。譏此說爲妄想者。亦復有之。依若輩之主張。以爲其本國應獨有其電信設備。以應本國一切社會軍事政治商業上之需要。在國際電信事業範圍之內。則本國國民應多得獨享之特別權利及各種之優先權。愈多愈善。視此爲國際合法之競爭。不許受人限制。夫達如是目的之電信設備。各國之有海外殖民地或屬地者。其於本國於各屬地間。最所注意經營。如今日英國汲汲於

各屬地設置完善。廉價之電報交通。即例之至顯著者。其惟一用意。即在藉此。益以堅固本國各部之團結。今彼國之全國無線電計劃。正在努力進行之中。他如坎拿大澳大利亞之。亦正添置雙線海底電。此項電信。純由大英坎拿大澳大利亞及新西蘭諸地管理之。此計劃全部實現之後。英國即不啻自有通達全世界之電信。蓋由此諸線。而與世界各國聯接支線。僅需短距離之接線工程耳。

凡經營商業電報者。其於電報事業。與上述兩者。意見又略有不同。此輩於一切不任私人自由經營之電信事業。辦法。概示反對。以爲電信商業。應不受一切國家或國際條例的約束。收費一層。尤不應受限制。是故各國政府對於電信事業之責任。彼輩以爲祇應以保護公司及助其在國外多攫特別利益。並有時給予補助金。新爲限。其他概非所宜問。此輩所持之理由。以爲現在諸大國際電線。除遇特別情事。如歐洲戰爭之類。完全祇應商業之需要。即完全爲商業要具。自無須國家或國際過事干涉。雖然同一國際交通事業。其專爲金錢利益。而經營者。與夫因世界公益而經營者。當然大有區別。譬如尋常信件祇需貼郵票兩分或五分。便可寄至世界任何地方者。自與視信件寄出之遠近。按程收費者。大有區別。然則此說固亦不能謂完全也。

若言外交界方面人物。則大都重視海電。今日各國外交往還。多藉海電

傳達。故今日各國外交機關。但對於其傳導消息之準確與速度。以及其傳遞時之可靠程度如何。非常關心。而尤注意於國際有重大事故。或戰爭發生時。應有安全之海電。主張電線經過之地。愈少涉他人管轄地者。爲愈佳。電綫則以愈多爲愈妙。今日世界每遇國際會議。討論其舉行地點之際。常以海電最便之地爲最宜。即此已可見各國外交界重視海電之程度矣。

各國海陸軍事學家。近於交通一事。注意力日以加甚。蓋消息一事。於軍事極關重要。英國在大戰之時。其所以能迅速集合全國精神上物質上之力量以應戰者。即得力於其佈滿世界之海電。此項海電。半爲英政府所設置。半爲英政府補助私人所架設。今日世界海電之樞紐亦在英人掌握。一切電報受其檢查。英人爲達其經濟上之目的。在戰時檢查海電。尤爲嚴密。近自無線電發明以後。各國海軍軍略更爲一變。其海軍強國。其於海岸設有適台之無線電台者。較諸無線電設備不全者。於戰事占有極大便利。英國現備設無線電台。久其戰艦無論至何地。行將不越其本國無線電所達範圍之外。其他各國現亦紛紛作此設備。此項無線電台在承平之時。當然可收發國際或國家之電訊。然如在美國。則除收發政府之電報外。而政府電台收發尋常電報。則又爲海電及無線電商人所反對。至於各小國近日亦不惜費用築造耗費之高力無線電台者。則除軍事關係外。尚有爲國家體面及避免鄰國居奇及檢查之關係在焉。

電信事業。其於國際商業之發展。其效用果至如何程度。此自難於度量。惟有一事。則極明顯。即出入口商業之中心地。確需要妥善而廉價之國際電報。惟電報價值究至如何程度。始可爲廉。則爲一困難之問題。關係

甚多。不易決定。如在商人目光之中。則以爲電報付價。須不致阻害其營業之進行。然各人之認價。亦復不同。美國出口商人則望本人發電至中國。須較其他各國商人爲廉。而同時其與各國商人復希望發電至華較之日人拍電爲廉。大抵所設廉者。費由於比較而來。無一定標準也。凡大規模之商業或金融界。雖電價甚高。或逢電價因人而異。亦能經營。惟小本營業。其營業趨向。常視電信上比較的利益而定。如貨物債券之價格之時有變動者。交易大都由電報爲之。又如船隻運輸。其營業競爭之成功。亦端賴不受操縱及無厚薄待遇之電信事業。倫敦之成爲世界金融商業之中心點。同時亦爲世界海電之中心點。及新聞之中心點。並非偶然符合之事實也。

至以新聞電而論。其傳佈新聞質量之多少。與夫其距離之遠近。與電信關係極深。故新聞電價一問題。日以引起國際的注意。新聞紙者爲世界公論造成之最要機關。以今日世界教育之日漸發達。與夫新聞紙銷行之日廣。國際關係之日密。自應與新聞電以可能之便利。惟近來新聞。仍受交通事業之妨礙。蓋電價既高。各國或政府關係方面欲操縱新聞。自易於爲力也。關於新聞電應減費之點。尙有一事實應加注意。即現在世界各國之新聞紙。其能完全經濟足敷開支者。比較實僅少數。許多國家且並無之。是多數報紙。其力皆不足担負多額之新聞電費。吾人苟欲求世界新聞於各方均可盡量傳播。則新聞電費。當然不能許其過高。因在世界各國並無無限需求各處新聞之事實。但無論如何。既須國際日近於諒解。則自非減低新聞電價。促起國際新聞盡量流通不爲功。且電費既減。各新聞紙能力有餘。則自可多派駐外訪員。而不確實及有作用之新聞。自可減少。而國際無謂糾紛。亦隨而日少矣。昔英國帝國新聞紙

會議曾主張本國訂定一辨士一字之電費。在本國境內。不論遠近。由一地拍至彼地。皆同等收費。與會者並主張政府不得津貼報紙。新聞電減費不承認爲津貼。以爲此乃政府對於團結全國各地之一貢獻。夫如是之新聞電費。當然非經營商業電報者所肯允許。將來惟有希望英政府自置之電信。担任減費損失以辦理之。此外各國有力人物。亦頗有多人主張減收電費。謂即應此而間接增加納稅人之負擔。以新聞電於政治及社會上之重要言之。亦未始不可。緣此與人民納稅以建築道路興辦教育。固具有相同之利益也。

二、國際經營電信之競爭

國際因互讓電信事業之權利。頗有競爭。惟其相爭事件。尚不如預料之多。是則不能不歸功於國際電信會議及於所訂定之各種協定。此項決定。雖僅及於便利國際遞送電報範圍。而各國政府與公司之間。究亦得達多少和協之程度。當海電漸行發達之時。英國久已爲一殖民地大帝國。是時其各領土間設置海電。當然得其政府方面之協力。吸收者多爲其本國之資本。結果英於海電材料製造業。以及訓練電報人才。與夫設置海電之多。地位自居各國之上。其後德國繼亦崛起而爲殖民帝國。練成海軍及商船隊。經營海外商業。於是日覺於海電交通。須謀獨立。不應依賴英人。故於本國即竭力提倡海電材料之製造。同時廣設本國之海底電線。英國政府及其海電公司。深爲嫉忌。當時兩國競爭。至爲劇烈。其事曾有專書紀載。以是迫歐戰勃發。英倫海峽中之德國海電電線即被截斷。他處餘線不久亦相繼被割。而以其材料自行添置他綫。此爭由一方面觀察。固在聯合交戰國。此爲戰爭必需之舉動。然以其中數線而論。聯合國之爲此。實亦故意損害德人之交通設備。俾本國交通事業。益臻鞏固。在巴黎平和會議之中。因海電問題。各國頗有爭論。美國主張恢復戰前德國之海電。並謂至少限度亦當恢復大西洋線。聲言苟永久將此項電線撤廢。則其美國之及於損害。亦等於及於德國之損害。英法國於此問題早具諒解。協日反對此議。結果德人雖於和約之中。不得已乃放棄一切海電權利。而問題並未完全解決。此後各國仍時討論及此。但除集中於耶魯所之較爲不關重要之海電外。其他各線。始終未得同意處置之方法。至今各國所截取之電線。猶爲各國所保有。此爲各國海電競爭最質要之一段歷史。

在太平洋方面。英國丹麥兩公司。具有特權。聲言在一千九百三十一年以前。彼有獨占權利在中國海岸引海線至陸。並與中國電報早線交換。拍報。並謂此項特權包括無線電線在內。按此兩公司之權利。前係秘密獲得。其專利一事。久爲美國所反對。認爲破壞美國之條約上權利。當一千九百年拳匪作亂之際。該公司第一次延長電報線路。其用意分明。在除於彼所贊成之條件外。阻礙他人設置橫渡太平洋之海電。彼之目的。今已居然得達。蓋美國之設置橫渡太平洋海電。竟受其影響。現在之太平洋海線。英國收其利益之半。丹麥收其利益四分之一。至今亦無其他之競爭線能以設置。此外中國於無線電設置。亦有讓權於他國者。如曾許日本一公司經營長時間專利之向外收發電報之無線電台多處。又曾許美國設置高力之非專利無線電台一處。又次等電台數處。當雙方磋商此事之際。公司頗得美政府強有力之後援焉。在華盛頓會議中。太平洋電信問題。曾列入議程中。後以種種原因。未及討論。但此終爲一大重要問題。有待於各國政府爲之解決。

三、國際電報法規

方歐洲陸線電報發達之際。各國之邊境連接者。多訂定協約。彼此轉遞電報。此各協約。終乃合成一千八百七十五年國際電報協定及其聯屬各條例。此約至今未曾變更。僅各條例業經數次修改。此協約因係應歐洲各國當時之需要而產出。但其他各國亦紛紛於事後加入採用國家之列。大國之居例外者。僅中美兩國。此兩國一則國家電信事業之大權爲外國公司所採。一則政府經營電信事業。固猶未達其他各國範圍之廣。經營商業電報之公司在國際上究居何地位。雖在屢次討論修改國際電報協約中條例時。頗有研究。但至今終不明瞭。公司協約則受其約束。美國公司亦有自動遵從之者。惟爲數甚少。各國政府對於美國公司之甘居例外。亦不甚措意。蓋一則由於其美國公司合作。再則亦由其膜視美國之利益故也。美國公司除反對前述各國國際電例也。且並不滿於協定之大體。謂此不過係自行經營本國電信事業各國中之一種協定。在美國聯邦議會既未嘗議有關國際電信問題之計劃。美國人民除與他國政府所稱之管轄範圍內。公司於經營電信。當然不切國際電信條例節制云云。

現行之國際無線電協約及條例係於一千九百一十二年所訂。現以無線電之進步。其中須待修改之點甚多。各國多參與此約。美國亦在其內。惟其所聲明所保留之問題甚多。此約之中同於上述陸線電報協約之條文。列入頗多簽字於此兩約之各國曾屢擬舉行會議。適因歐戰延緩。巴黎和議中各國際於此項會議之亟須舉行。德國舊海電之急於處置。會議定一條。其又云「主要及聯合參戰各國決定從速預備舉行一國際會議。考慮一切關於陸線電海電無線電之國際問題。並建議於各國政府俾得於平等基礎上爲全世界設置完善之電報交通機關」各國根

據此項規定乃於一九二〇十月八日在華盛頓開一代表預備會議。組定若干委員會。討論製作報告。除關於德國舊海電。及改良參加會議各國間之電信交通之委員會未曾宣布其報告外。其餘各報告即繕交世界各國及重要之海電及無線電公司。請其批評。並建議改善。該會議討論之問題甚多。其中大都關於高深之技術研究。至德國舊海電問題。亦未獲一致之處分主張。論改良參加會議各國間之電信交通。美國代表實際上不過如旁聽人員。祇其他四國自行討論而已。

四、國際電信應解決之問題

本年之中。各國又將舉行會議。討論國際電信諸問題。同時簽約於國際陸路電報協約及無線電協定諸國。亦將有所集會。此項會議結果如何。現尙未可逆料。其將討論之問題。有爲世界各國須同注意者。亦有僅爲關係國所當注意者。茲可述其大概如左。

無線電之傳播。不受人爲之國境所限制。故其辦理方法。乃爲各國間所注意之問題。如電浪長度之分配。某種之電。應用某種長度之電浪。或係長距離發電。則何地應用何度電浪者。皆須國際協定。而問題所在。即某國可用某種電浪。某國不得用某種電浪。此禁許之權。果何自而來。假使私家公司或某某國家認爲權利可因時效而平空取得。由此種手續與自由攫奪他人權利。又何以弊。又如有一報告。由發送地至到達地。中間或須由電話海電無線電轉遞。或竟須用聲或光之記號轉遞。所涉或須經過若干國家。以手續如此之繁複。當然各國不能無一律之辦理規程。欲有一律之規程。則自非各國共同將現在之陸地電報及無線傳報協約修正並擴充其範圍。將用聲及光傳遞消息之辦法規定在內。不可關於電報收費。現行電報條例所規定僅及於以歐洲爲起點終點之電

報及同地轉拍之報。此在歐洲各國已約定一律之價格。以國際全體而論。並無一律報費之辦法。故此亦為國際電信會議應加討論。

一國若特許他國於其對外之電信事業。以專利經營。如中國現例。當然其他各國亦並受其影響。華盛頓電信會議以是曾經討論國際是否可訂立一約。除在非常情形限制各簽字國不得再向他國取得此項專利。或助其國民以取得之。該會議此項建議。實與美國所持政策主義相符。蓋美國固主張電信事業應許競爭。不得專利者。推所謂自由競爭係指美國各公司間及美國與他國間為國際公司而起之競爭。抑為各公司利益而起之競爭。則固未盡明瞭也。

因海電電力所達遠度。不得超過二千英里。大洋中之島嶼。如阿殊利羣島。檀香山羣島。遂成為海電之重要轉電所。在華盛頓電信會議中。因此等島嶼本地業務。類皆無重要可言。故曾有人建議。請所屬國家。議定將該島自由供給海電轉電之場所。不得徵稅。不得檢查所經電報。即在戰時。亦當有相當限制。惟因此提議。乃牽及戰爭時交通事業所居地位之全部問題。在歐戰之時。交戰固曾割截攘取德國之海電。且並迫其放棄。甚至私人所置海電。亦並波及。國際既開此先例。其勢即欲謀結此項新約定。事實上已不易進行。故該會議之討論。仍未得相當結果。此一問題本年會議。或亦將重行提及。

又當華盛頓電信會議之際。曾論及各國現行法律或國際協定。是否能保護無線電傳遞之有版權之資料。按無線電所發之電。不但其所欲遞往之電台。可以收取。其他電台亦可得之。發信電台於其所遞文件之內。容應否負秘密之責。自成一問題。譬如有一無線電台以尋常手續發送一誹謗他人友邦之消息。竟行泄漏。然則友邦可以任意收取。此項電信

乎。假使其竟接收之矣。則電台應對於被誹謗之他人或友邦負責乎。以實際言之。電台固無代守秘密之可能。此種問題。亦有待乎各國之商決也。

五、各國對於國際電信事業之態度

各國政府似均承認世界各地辦理電信應有一致之規定。關於無線電亦應在技術方面具有詳確之諒解。惟事實上國際將來所訂約所涉之範圍與夫約文之詳簡。則意見殊不一致。或則於防止各商業無線電海電公司獲得妨害國際電信之專利一事。以為未易得國際一線之贊同。或則以為將大洋中某某島嶼或其他適合於接發海電之所。提供世界公用。未必能盡獲各國之同意。惟對此兩問題或願討論而矣。或則以為戰時海電問題。遽不能有所討論。依吾人觀察。以此問題之複雜。其勢自非俟英法意日美五國於德國舊有海電之支配。商量解決後。事實上亦無從討論也。以大體現狀言。各國政府之自行辦理電信者。僅願放慮就現有電信事業。進謀國際電信交通之便利。以及國際海電聯合之規定。如某某國政府之願與美國政府討論共同規定彼此便利方法。以及訂定商業公司傳遞國際電報之電費。固已為公開之秘密矣。

日本之電報。完全為政府所有。亦即由政府經營。僅有一丹麥海線。係於日本交通政策未定前所設置。關於無線電設備。其交通省與海軍省兩方亦如其他各國。意見頗難融合。至其最近對於交通。當然著重遠東方。面惟其政府全世界電信亦頗注意。而尤注意於日美間電信事業之改良。

英國及其各屬地。電報事業亦都為國家所辦理。惟世界有經營海電大公司數家。則係英國商家之組織。國內私人經營無線電。政府亦獎掖之。

雖在各強國之中。英人最善於維護本國利益。但其政府於國際交通事。態度似爲開展也。

美國於其國際電信事業。完全任私家公司自由經營。此在各國中。可謂係特殊現象。在現在情形之下。美國在何種範圍之內容。參加國際交通會議。則在其本國與他國皆覺爲一種疑問。惟吾人可斷定。若國際會議之範圍。祇限於直接利益所關之各國。討論限於此各國範圍之電信問題。則美國當不願參與其事也。惟美國雖不參加部分的會議。而於國際電信。及本國各部間之電信。此後固必日加注意。緣在政治軍事方

面。交通事業。逐臻重要。而國內報紙且復注意新聞之傳播。商業及運輸。亦希望有完善之電信設備也。

將來之國際電信會議。其性質如何。胥將視美國之是否參加而定。如其美國並不加入。則會議必爲政府自行辦理。電報事業。各國家之代表而止。否則至少此等國家代表。必占多數。假使美國參加。則會議當努力於調和政府經營電信與商家經營電信等國家間之利益。若美國參加會議。僅爲達本國海電與無線電公司之利益。則必爲主張世界應有因公共利益而建設之完善電信事業者。所不許也。

衣飾瑣言

衣服質料之種種

祿

人們歷來所用採製衣服的材料。種類很多。說說亦很有趣。人類最早發明的技術。便是織衣。起先用樹葉綴成圍裙。以蔽下體。但樹葉實在不能算是衣服的材料。最早採用的製衣材料。要算埃及人所用的樹皮。他們將樹皮剝下。浸在水裏。用木棒擊成漿狀的柔物。然後在陽光下曝乾。用五彩豔色塗繪起來。加以剪裁。便是一件美麗衣服。其次苧麻亦在極古時代。便被採用織製衣服。據說尼俄力茲民族。於一萬年前。便用麻製衣。此外毛織品亦流行甚早。希臘當荷馬大詩人在世的時候。便能製極堅緻美嚴的毛織物。印度當耶穌紀元以前。便能製羊毛披肩。棉花亦是埃及希臘人民在上古時代。便採用的各種製衣原料中。在我國人看來。最有趣味的。要算蠶絲了。我國於四千五百年前。最先發明用絲織衣。直到現在。各種衣料中。最珍貴最流行的。還是要算絲織品。



革命運動中之韓國新思想

翠生

我在北京看慣了國民運動的模樣。又聽慣了國民革命的喊聲。但我覺得這模樣與喊聲漸漸的衰敗而悲傷起來。列強的壓迫越是厲害。國民的志氣越是頹喪。這是何等不自然的景狀啊。你踢我一脚我也踢你一脚。這是一切動物的本能的自衛方法。難道只有中國人沒有這種本能麼。

這次日本出兵南滿助張討郭的事體。的確比去年五卅慘案大得多。因為五卅慘案是有硬着心腸可以歸罪于地方巡捕的餘地。可是這次出兵是日本政府公然侵害中國的行動。若是有真的愛國運動者革命運動者。正是憑其大志。盡其勇氣而大討張伐的時候。嗚呼誰曾料及中國國民真沒有這樣精神。這是在前三天我看北京中國國民作反日出兵示威運動的狀況而所得的一種新經驗。因為這個緣故。我便想起韓國國民做獨立運動的氣魄。想來想去我真佩服他們又是羨慕他們。現任我寫這篇文章的動機完全在這一點上面。

在本報上已經介紹過他們做獨立運動的概況(參看二卷第七期)現在我只要說他們所把持的新思想的大概。無論什麼運動。要是沒有根深。的思想所指出的共同的目的。總不能持久的。誠然有持久不弛的運動。是實在有偉大的思想在他裏面使勁的鼓動的緣故。我們知道韓國獨立運動雖不至於完全成功。但是我們每聽見他們的獨立軍同日本警察交戰的消息。並且看見他們的報紙。滿幅的社會新聞裏。不是打戰

的消息。就是判決他們獨立軍罪名的悲憤事實。這亦不過是日本為政者要欺瞞人的耳目而欺瞞不了的微些事情。其實比這個更殘酷暴虐的悲劇。還在我們不能知道的秘密之中不住的排演起來呢。然而韓國國民毫不駭怕這種悲劇。非但不駭怕。並且他們亦很喜歡演較大的悲劇。日本軍民是在這個悲劇之中最無聊的犧牲者。簡單的說。韓國國民最初是用和平手段對付日本的。但是現在完全用武力抵抗日本的暴

天道教新任常務宗法師



麟

崔

力。這樣繼續又繼續下去。

韓國獨立運動是有世界革命的意思。就是要有要革世界帝國主義的命之重大抱負。我們看他們代表者的獨立宣言書。就可以窺見這種意思。他們說『……對於二千萬含憤蓄怨的民族。專用威力拘束。這非但障

碍東洋永久的和平。並且因爲這個緣故。使當東洋安危的主軸底四萬萬中國人。對於日本的危懼和猜疑。越趨濃厚起來。這明明是要招致東洋全局的共倒同亡之悲運的。今日我們的謀獨立。使韓國人獲得正當的尊榮的。並使日本歸出於邪路。而全他支持東亞者的責任的。又是使中國人脫離於夢寐不安的恐怖之中的。而且世界和平與人類幸福。以

東亞和平爲重要一部。那末韓國獨立當然爲必要的階段。……這就是他們世界觀的一面。他們是根據這種理想做獨立運動。這麼一來他們的獨立運動的發展。就是縮短世界帝國主義命運的一種新勢力。這個根底。就在我要說的他們新思想。這正是韓國民族所存留的一種精華的思想。

當一九二四年十月廿八日。在韓國京城建築了一所宏

偉壯大的紀念館。這是爲崔水雲證生滿一百年的紀念而蓋的。當日他的信徒很誠虔的爲他開個紀念會。不消說京城這個地方的熱鬧。差不多全國都爲他的紀念而沸騰一時。

我們所知道的東學黨亂的領袖崔時亨全琫準等都是他的信徒。在前七年獨立運動的領袖孫秉熙吳世昌崔麟等亦是他的信徒。現在他的



天道教中央宗理院

信徒有三百多萬。原來他沒有具宗教式的教化。但後來因政治上的壓迫。以天道教的名義。結合信仰他的思想之同志。因此日本人稱他是類似宗教團體。要是說宗教。真是超越一切宗教的宗教。然而與其說宗教還不如說革命黨。因爲他們在近六十多年之間。常常以革命手段對內對外。

在一八六〇年四月。他發表了一種新學說。這就是『人乃天主教』的新思想。當時韓國政府以西學——天主教耶穌教——指目。他便說。『我生於東。學於東。怎能說西學。』那東學的名因此而發生的。這並不是他所定的名稱。不過人家以爲他是東學先生而已。原來他沒有甚麼組織。只是他遊歷各處而講解他那人乃天主教的意思。真奇怪。不到兩個月的功夫。他的學說風靡了南方各道。其實沒有什麼奇怪。當時韓國民族所處的環境。使他們受夠了貪官污吏的殘害和壓迫。憤怒同怨恨實在到不可再忍的地步了。自然在這樣黑暗慘澹的荒野中拚命叫苦的羣衆。彷彿得了什麼光明似的信服他的學說了。

『人乃天』這句話雖是很簡單。但是那寓意非常複雜。不能夠一時說盡。其大義是人就是天。這是甚麼話呢。我們想在古代我們的祖先未開化時候。任他們崇拜水火土石及其他各種沒有理解的東西以求他們自己的幸福。固然可笑。後來我們人類的知識漸漸開通。又是發達起來。因此崇拜多神的信仰。漸漸轉移到一神或者無神。這可算是進化多了。但嚴格的說起來。現在的我們仍舊免掉不了上帝的支配。簡直我們總不知道上帝阻碍我們的發展。更不知道我們是上帝的奴隸。所以人乃天這個主義是個反抗上帝運動的喊聲。亦就是打倒上帝主義的武器。再進一步說。就是要收回被奪於上帝的人的權能的主義。至少以娜

拉對她丈夫郝爾茂說。『我是一個人。同你是一樣的人……』的態度對付上帝的主義。其實上帝並不是像郝爾茂般實在的東西呢。不過人祇做『做整個人』的運動罷了。

這樣一打破了人家以為不可侵犯的上帝的虛構。當然借着天命作皇帝貴族及其他自尊階級人們是不可存在的了。所以他常說。『天地又開闢了。』在他所說的這新世界裏的人都不承認舊道德舊思想舊信仰的存留。並且盡力打破一切舊勢力的面目。因此人家以東學黨的革命運動與此次的獨立運動。都是他的思想學說所促成的。

在上面已經說他的思想的意義和他這思想的勢力之大概了。可是還沒說及他的歷史。恐怕顛倒先後使讀者諸君生了不少的惡感吧。水雲是他的號。他叫崔濟愚。在韓國慶州柯亭里誕生。他的重要著作都

集在東經大全一部。你想如虎狼般凶獍的壓迫階級的人們。那裏有讓

他好好兒做他的開闢運動的道理。終於他受了他們的斬刑。在大邱將臺流了赤血而死去了。就是他創道那學說的五年頭——一八六四年三月十日為他的主義而逝世了。但是他所遺留的這新思想。深深的印住在想要做人的人們的心肝上。已經成了不可抹滅的大勢力了。我覺得無論那一種主義的運動。其出發點和目的地完全在乎人。並且在乎自己的完成——不受任何方面的指使的自由人。有了這種完成的人纔可以配說人類的幸福世界的和平。在平日我們所輕視的韓國民族。真正抱懷了這種偉大的新思想而做他們的革命運動。我們還在這裏。有意無氣的喊呼着『救亡。救亡。』究竟有誰來救出中國的滅亡呢。請愛國運動者。革命運動者。稍微會點神靜聽他們的新思想發作的悲壯的聲音罷。

一九二六。一。一七。於北京

衣飾瑣言

時新式樣是怎樣造成的

祿

各地人民衣服式樣各不相同。各有各的服裝。這大都是習俗相沿。並沒有什麼一定的理由。可說。譬如撒哈拉沙漠西部某族。人人面部力用一幅布裹着。無論寒暖。永不去。就是在自家面前。若得面部露出。便算無禮貌。常切起始用這布的時候。原是遮蔽風沙的。後來漸成風俗。便沒有風沙。亦不能除去。世間種種時新式樣。大都是這樣養成的。又如上古時。埃及人民旅行時。頭部必用帶束縛。使頭髮不至為風吹亂。後來年深月久。此風猶存。不過帶子不裹在頭髮上。却裹在帽上。至今歐美人士呢帽草帽上。必有一條帶子裹着。此風實起緣於埃及。最近歐風東漸。我國人亦學樣。冬天戴呢帽。夏天戴草帽。以為是西式。實在還是起緣於東方的。



文化衰滅之研究

Teann Jinge 原稿
菱伯 譯

文化消滅有如人生之由老而死。此種論調。殊涉牽強。不足憑信。緣人生與社會相比較。其中生存之組織上。併無有顯著之類似點。可資證明也。古代穴居動物。雖原始之生活極單簡。然大半皆能繁殖延長。至今不滅。惟凡百生物之能永久不滅。率由于天然新陳代謝之法則。換言之。即死者雖死而生者亦無盡期也。若謂社會生存現象。與人體之由老而死相似。則比擬殊覺不倫。夫歷史者所以記載以前文化之衰微及其消滅之情形也。其中完全被摧殘而滅絕者有之。如拜格達 Bagdad 之阿刺伯武士。為古蒙人所屠戮。僅存八十萬屍體之墳堆。為歷史上遺跡。再如墨西哥及祕魯。其人民雖未遭殲滅。然以迭遭外國人之壓迫。斥逐摧殘。至其固有之文化。亦漸就陵夷。此種罪惡。今後難保其不再發生。蓋民族發達。戶口增多。勢必致拓地殖民。故其結果。弱國人民。常有被殲滅之虞也。生物學家及社會學家。對於民族之衰微。常謂滅國與死亡相類似。證諸歐洲史冊所載。最著實例。要為蒙希臘及羅馬之滅亡。其文化之存留。雖經過長期紛爭。然至十六世紀時。已不啻完全死亡。惜此種變態之原因及其經過情形。歷史家未有詳明之記載。供吾人參考耳。希臘國內山陵起伏。沃壤無多。故生產有限。戶口不繁。殖民事業。又因強鄰之壓制。致難發展。且據一般人之考察。地中海沿岸土地。因耕種方法之不良。

及森林礦產之天然變遷。故其生產能力。本身即呈漸減之趨勢。再考羅馬衰滅其原因。雖甚複雜。然主因則由于經濟之頹衰。蓋羅馬當時專以侵略及征服為能。其經濟之供給。常仰賴于此。遂致成為寄生現象。吾人觀于希臘羅馬往事。從可知古代文化之嬗遞及教宗之衰微。其滅亡原因雖不只一端。要皆不外乎因擁護此種文化者之國家衰敗。故文化亦隨與俱亡。希臘祭神教之不存。及希臘主義之消滅。均係受其崇拜者衰滅之影響。洵不虛也。

文化之為物。常受各方之批評及反對。最初感想。蓋由于對發明者之革命。城居人民。起初每年必須出外遊獵兩月。以滿足其獨立遊獵民族之欲望。繼則漸漸進步。從事于屋內生活。然城居之民。常受一種極不愉快之影響而不自知。說者謂此種影響。為罷工原因之一。是以青年聰慧之流。多注意于政治狀況。而不免于煽惑之行爲。或著書傳播文化。說明原委及改良辦法。一方面人類學者。則就過去數千年人類之成功。詳為輯述。以資考證。蓋自器具發明。人類環境。逐漸改良。然其內部之進步。反為阻止。腦筋之發達漸減。天然本能。亦遂退步。結果乃成為機械之寄生者。設令其脫離此種環境。必有不能生活之虞。是以器具發明。雖為文化表徵之一種現象。但此種徵象。終覺鄙陋而不能予文化以真正樂觀。蓋真

正文化進步。必須精神方面多所進益。而不在物質上之虛文也。教育普及與廢除階級制度。因可以引導人民發揮其天然本能。使無絲毫之抑制。故能減少國家衰滅之隱患。然此種本能。平均皆發達至於極點。則優秀者亦無所表現。兩世紀之後。行見無傑出人才之可言。而所謂人類種族中之卓越者。亦必致顛覆無遺。此誠文化之危機也。

此外之足以爲近世文化危者。厥爲現代政治及社會趨向之變遷。蓋一國之中。如有小部份不事生產之貴族階級。則以極多數人民之力量供給之。尙不覺爲難。然此輩如驕奢過甚。必致引起國民革命之行爲。如法國十六世紀之情形。可爲左證。此就一部分言之也。若全國之人。均求其生活之暢適。至所費太多。超過所入。則其爲害必尤烈。故一般學者。常以經濟頹衰爲可慮。亟思有以改良之。而于勞動階級之待遇。則更加注意焉。在大戰之前。英國每一家之進款。平均約一百四十五磅。然若以國民全體之統計而均分之。則尙不及此數。因富人之進款。常須以一部分供給爲其服務之職員故也。夫貨物之源產出。自屬國民經濟發達之現象。然同時必須注意工資之公允。對於曾受教育者。尤應酌予增加。其他如撫卹金。養老金等。亦必須供給。不可吝惜。觀於現世工資之已能充份付給。吾人不能不認爲一種好現象也。然晚近有用改革社會之美名。而陰行賄賂選舉之實者。去則爲最可危懼之事。蓋在此種計謀下之工人。無論個人之功績如何。其生存狀態。終覺毫無價值之可言也。英國工人爲新世界上各國所最不歡迎。是以現在愛爾蘭工人之出外謀生者。有時失業人數。竟達百萬之多。考其原因。則以愛爾蘭人不樂于在其本土謀自由生活。但英格蘭及蘇格蘭之工人。則以工資優厚。對於笨重工作。較職工所條件尤優。故均樂在本土服務。是以工黨要求保護。併提高工人

工資。以應付生活較高之環境。此僅爲臨時之問題。不足注意也。社會消滅之原因。殊難預言。不過當險惡之病症或勢力侵凌時。則社會中常常有一種抗毒性之行爲現發。以制止之。併可豫防其來源。使于長時期中不再發生。換言之。即革命之行爲是也。譬之危險毒症。如腸室扶斯等。其傳染性蓋皆非常之劇烈也。故病者如爲政治之團體。必不致不能恢復。且完美合宜之反動。常常因是而起。可以斷言。吾人對於此種反動。深盼其能實現于俄國之社會。試觀俄羅斯歷史。則彼邦之經濟狀況。政治情形。在革命前十年。確有非常之進步。與繁榮。而社會內部。亦正在逐漸改良。今竟全然爲共產主義所侵凌。斥逐。然終必有恢復之一日。改良有望。于此吾人更可預測。在二十世紀未來之數十年中。無論何國。必皆不免于革命之運動。至于長治久安。殊未易言也。然此種理想。正可以減少吾人對於國家前途之悲觀。蓋凡因私見或忿怒而起之暴動。必致引起反動無疑。惟于遏制逐漸衰敗之運動。尙覺缺少。未能將隱患悉數驅除耳。職是之故。所以卓越之社會學家。常鄙棄侵略式的社會共產主義。而注意于種族頹衰之朕兆。併設法令其有改良進步之希望。是以世界衰弱國家。如果因受其強鄰之攻擊摧殘。而遭覆滅則已。非然者則來日方長。機會正多。文化發達。又豈有窮期哉。





年齡與產兒

心冷

結婚是人生中間的一個歷程。不論誰都免不了。除了那些有特殊情形或是生殖不完全者之外。那麼出世以後的第一件要緊事。便舍此莫屬了。在結婚之後。又有一個免不了的問題。足以引起男女的興趣和痛苦的。就是育兒。雖然有一部分人因為怕受累而施行防孕或是制育的手續。我是計算起來。生的依舊是生。生不絕。皮有窮期。因此一般做父母的便不能不顧到子女的健康和智愚方面。使他有所改進。在這個問題中。我們大衆所知道的。就是早婚者所生的子女。總要比較遲婚者的來得早些。因為做父母的體格。精神還不會發育健全的時候。決不會養出健全的子女來。如果永遠的這麼相沿早婚的習俗。那麼一代不如一代。到最後的子孫更是不堪問了。所以講優生學的學者對於父母的年齡與產兒的健康智慧。很費了一番精密研究的功夫。據他們調查的結果。有下列這麼一個統計。

(父親的年齡) (平常人) (聰明人)
二十四歲以下 九·〇六 一·六三
二十五—二十九 三·〇五 九·七七

三十一—三十四	二六·〇〇	一六·六三
三十五—三十九	一九·六七	一九·一九
四十—四四	一三·三九	二〇·二三
四十五—四九	五·五〇	一四·五三
五十—五十四	二·二二	一〇·一二
五十五—五十九	〇·七二	四·三〇
六十歲以上	〇·三九	三·六〇
總計	一〇〇·〇〇	一〇〇·〇〇

我們從上面這張統計表中。可以看出凡是在二十四歲至三十四歲中間所產生的子女。優秀者比較的來得少。從三十四歲一直到五十四歲中間的產兒。那麼優秀者實在是要超過平常人之上。生殖能力的成熟。雖然因為地帶的寒暖而有參差。大概男女到十六七歲的時候都可以成熟了。在初成熟的時候。好像樹上結了累累的果實。外形雖然都像了。內部却還不會長得完全。因此他們所遺傳于子女者。也不會十分的健全。到了衰老的時期。生殖能力因為身體的營養以及精神關係。也漸漸的衰弛。那時候勉強產出的子女。當然也不會十分健全。終久成為一個先天不足的孩子。因此便影響到他

們畢生的幸福。惟有壯年的人。因為生理方面的發育完全。使他身體上沒有欠缺。再加以事業的鍛鍊。使他們的精神和能力。也得到成功。將這種飽滿的精神遺傳給子女。所以優秀者便占了多數。我們再從學校方面調查。低能兒的父母年齡。結果差不多他們的父母年齡都在二十歲以內。因此可知早婚者影響到兒童智慧的结果。再從動物全體而論。越是生產得遲的。要較早的來得靈些。像兔子是一年生。牛是四年生。馬是十年生。猿是十六年生。所以猿的智慧比其餘的都靈。就是那識途的老馬。也比那只會耕田的蠢牛要靈得多咧。因為社會的進步。所以結婚年齡漸次有延緩的趨勢。一方面固然是為生活的問題。日漸複雜。不得不遲婚。可是一方面因為努力於事業的進步。將身心着實的鍛鍊。環境一步步的改善。有了優秀的軀體。自然產出優秀的子女了。



匪窟餘生述

(續) 美國豪厄德(H. J. Howard) 原著
受百 戲 譯

第九章 鎗決之噩耗

有數匪已熟眠。鼾聲如雷。雖室內喧囂如故。彼等則充耳不聞。其鼾聲疾徐中節。且高下抑揚。如奏樂曲。更有數匪。方刺刺不休。有所討論。如首領海番曹三及郭某等。皆在其列。移時室內雜聲漸減。余得竊聞其所談之一二。彼等方討論該地軍隊之駐在地點及數量。估計此等軍隊。何時將集中此間。向彼等攻擊。又籌畫如何可與其他土匪併合。避入山中。免蹈危機。其首領時時傳呼各匪徒。詢某地某地熟悉否。所詢者類皆偏僻窠遠之地。蓋備遁逃也。相議久久。尚未畢事。後一僕來。謂早餐已備。吾等中夜所進晚餐。尚未及消化。而早餐又至矣。

余此時覺身心交瘁。倦不能支。方將入睡。鄉有一侍者來。撼吾。令速醒。以麵粉一碗及食箸授吾手中。此時天尚沉黑。至遲不過四時半鐘。各匪進餐皆已停當。其每餐所耗時間。不及十分鐘。此時又有臥而吸鴉片者。約二十分鐘後。曹三來吾前。詢早餐可口否。蓋彼見吾猶有飯一半餘碗內未用。吾告以晨間口味不佳。不能多食。彼甚爽直。即取吾碗。將所餘者傾去。旋以粥一盂進。吾見所謂粥者。但米粒與熱水。二者相調和之食物耳。因其稀薄。較易下咽。曹三又以一鋁質之食匙予吾。令吾食後可藏之。余至今猶留此匙。為當日匪窟生涯之一紀念物也。

此時見諸匪徒匆匆整理其物事。備行。余披衣靜候監護者之命令。余所臥處。與火爐密邇。此時衣履已乾燥。監護者整理停當後。取吾帽及外套。令吾速行。吾遂一躍下柴堆。隨彼出門。見晨星尚落落可數。為時甚早。但已覺長夜漫漫。為一生所僅有。日未出時。即能脫離室內可怖之生活。深為慶幸。吾見前所乘瘠馬。已有一匪乘之而行。另有一白馬。係為吾置備者。吾于馬之肥瘠。尚不甚措意。最注意者。為鞍具之良否。吾見此鞍較前尤劣。竟不堪乘坐。遂以羊皮套置其上。為座墊。尚躊躇不敢躍上。蓋以前乘馬時。備受痛苦。今已成驚弓之鳥也。監護者則叱令速行。岸然絕無矜憐之意。

前一夜抵此屋時。係由東北而來。該晨則向西北行。上馬後。眾匪戒吾沿途緘口勿多言。吾在晨光中。見數匪立泥牆邊。向前窺視。握槍作待發狀。直至吾等皆已行過。該數匪稍待移時。見無動靜。方策馬追及大隊同行。不數分鐘後。時已行約半里許。忽有數彈由後面發出。飛掠吾等頭部而過。吾詢前行者。此何意也。彼答謂兵士之作祟耳。言下隱然謂。昨夜吾輩所居房屋左近。即有兵士巡守。吾聞此甚異之。通常以為土匪來往自由。兵士頗難得其蹤跡。今兵匪相距咫尺。豈前所聞者不確耶。惟雙方既極接近。而迄未發生爭鬥。吾意兵匪間。必互相訂有密約。不相侵犯。該晨則

匪似有不信任兵士之意。故戒備甚嚴。特留數人于後隊防禦也。是時在馬上見山後旭日如輪。景至壯美。胸懷爲之豁然。但思及前途吉凶未卜。卽又黯然無歡矣。

約行三小時。乃止而休息。放馬於草地。各匪相率偃臥。尙有出烟泡吸烟者。吾以羊皮套摺疊爲枕。其時有蠅蚋擾人頗甚。乃以手帕掩面。不及十分鐘。已酣然睡去。俄而覺有人推吾。令速乘馬。吾觀日影移動之步位。已睡去約四十分鐘。上馬後。仍向西北行。初行稍緩。後則疾馳。吾所乘老馬。須不斷鞭策。方不至落伍。此馬較前所乘者。相差甚遠。吾左指日昨爲一槍彈擦傷。是時右手執鞭。左手執轡轡。爲塵垢所污。傷處益痛不可忍。雖用巾纏裹。迄無濟於事。

吾等所經之處尙平坦。蓬蒿偏地。高可掩膝。見有百合花無數。雜野草中。迄未見有人工開築之溝渠。可見其地未經墾種。吾極目四望。但見野草叢生。漫無邊際。細審之。見有土丘甚多。其上古木參天。有高達百尺者。土丘平均高約十呎至十五呎。平地上則絕不見有樹木。吾意此地數年前每年必爲水所淹沒。亘數月之久。故有此現象。吾聞當一九一〇年時。松花江氾濫。淹沒之地。自兩岸擴出五哩至二十五哩。凡數月方退云。

其地絕不見有人民寄居。地甚肥沃。以理度之。當人烟稠密。但所見生物。祇天半之鳥鴉。與深草中之小鹿而已。俄而至一羊腸小徑。其勢甚直。吾觀此知此地前必有人居住。此道路顯係人工所築成。吾輩全隊凡七十四騎。因路窄。祇能一騎行走。不得已緩緩前進。吾及一中國俘虜。行時必居全隊之中心。在吾之後者。有吾之監護者及匪徒三十五人。在前者亦稱是。此時卽吾騎行最迅速。亦絕無逃逸之機會也。約二時許。達一小丘。入深林中。見約里許外。有房舍一簇。匪之首領。用遠鏡細察之。該鏡自

吾處劫去。尙係判麥君之故物。吾聞彼等謂左近似有兵隊之蹤跡。此時固未見一兵士。但爲審慎起見。特遣匪十二人。疾馳入田間。探察情勢。其餘則距彼數丈。隨之疾行。

行至田舍相近時。見有一婦人一老者。方在道旁田內工作。田內所種者皆白色之罌粟花。移時抵田舍。在此曠野中。如此建築。雖非壯麗。已覺不可多得。屋前場地上。蓄有牛馬猪等。環場之三面皆平房。外表甚新潔。余之監護者。導吾入其中最巨之屋內。該屋顯係人畜雜居者。蓋吾見有臥室。室旁則牛欄也。時匪之首領已先在。方詢屋內主婦。有製就之食品否。詢彼有米麥雞雞蔬菜否。皆謂無有。曹三岸然謂。限一小時內。須將全隊人馬所需食品。料理周備。婦聞此苛令。悄然逸去。默無一言。旋即開衆匪有斫木備炊飯者。有抽轆轤取井水者。衆聲囂然並作。

約三時許。見有二幼童。各捧一竹籃。籃內滿盛熱氣蒸騰之麵粉。蹣跚而入。吾意此必係該地人民之主要食料。粉甚粗劣。食之幾不能下咽。吾等聚食時。農民卽該屋之主人。親人見匪之首領。觀其懇篤之狀。一若匪徒係其舊友者然。彼謂無雞及菜蔬應客。甚歉仄。因於前星期。有兵士四十人來此。所有食物。悉被哺啜罄盡。彼謂兵士之來此。係因鴉片事務。甫於二日前起程赴黑龍江。吾於此乃憶及十日前有兵士四十人赴農場。判麥君不得不供應其食宿。頗爲所累。臨行時謂有公務。將向西北查檢烟苗。見其種罌粟者。卽當取締。頃農人所稱二日前甫離此之兵士。必係此無疑。吾又憶及於一小時前。乘馬過田間。見罌粟花一白無垠。燦然動目。默計農人對兵士不知允分肥幾許。方能保其烟田安然無恙也。午後匪徒漸二三相聚。刺刺有所計議。時有一二人入室。與曹三耳語。旋有一乘馬者。下馬入室。曹三起而迎之。同趨屋隅相耳語。凡數分鐘。吾雖

不能聆其言。但見彼等向吾注視。知必述吾之事。後所有匪徒皆出室他。去室內惟中國俘虜及吾二人。移時監護者入。令吾等隨其行。吾等乃攜取衣服。隨之出室。見所有匪徒皆已乘馬將行。余睹此甚詫。初以為將宿此。明日方行也。監護者令吾上馬。吾攀鞍將上。乃鞍帶未束緊。上馬時竟將鞍具翻轉。此實係監護者之過。吾方擬自行整理。彼一躍而前。將吾向後猛推。遂將鞍帶束理停當。口內則申申而言。稍停。彼怒似稍息。乃鼓勇氣詢彼。如行將赴何處耶。彼略猶豫。似不知所答。旋乃謂吾輩將攜汝至彼處。距此約一哩。即在該處將汝槍斃。吾聞此甚狐疑。乃詢彼何故出此耶。彼遂答曰。因汝既無錢財。且無友朋耳。語至此。乃躍登馬背。吾亦跨上。雖腿膀間。因久經顛頓。筋骨如裂。亦置之。但私計適者所言。萬無是理。彼必因鞍且墜落。一時盛怒。故出此言。以自洩其憤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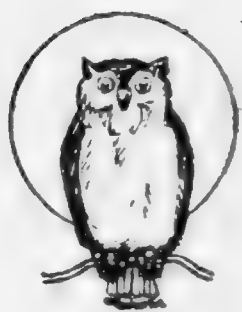
但吾等緩緩前行時。吾見諸匪徒。並不成單行進行。分向左右排列。便吾居於中心。豈懼吾逃逸耶。時處吾旁者。為一面目凶暴之少年。吾向彼愕視。彼亦向吾作竊笑。以手指其腰間所懸之毛瑟槍。又轉而指吾。尋探身向前。向吾耳語曰。吾等將於彼處將汝槍斃。言時手指約在半哩外之房屋一幢。至此吾立覺此輩所言。確非虛語。吾行將死於彈丸之下。如一犬耳。吾陡覺舌澀上乾。氣促幾不能呼吸。又覺頭暈目眩。遙瞞所趨之地。不。二分鐘可達。吾驚怖不可言狀。自思似此貪生畏死。甯不成一懦夫耶。至此又覺自愧。其時方寸已亂。但又勉力祈禱禱曰。上帝請憐吾。請賜吾以勇氣。勿使吾畏怯不前。若果不能免一死。請使吾死時。鎮定光明如一丈夫。

〔衣〕〔飾〕〔瑣〕〔言〕

●絲織品是怎樣傳到歐洲的

祿

當耶穌紀元前三百三十年。亞力山大大軍經過亞洲。直至印度、後來回到地中海一帶時。便將亞洲的特產絲織品、初次介紹到歐洲。歐洲人士。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華麗的衣服。一見之下。驚詫萬分。到底亦不知道這是如何織成的。直至紀元後四百年。方漸漸曉得織絲方法。據說中國有四個村女。將織絲的祕密。洩露予日本人。由日人漸漸洩露予英法各國。法國自十三世紀起。絲織業便極盛行。英國想仿製。但終失敗。美國的絲織業。亦不發達。所以直到今日。我國和日本。還是世界產絲的中心。但最近日本研究改良。不遺餘力。產絲方面。這頭一把交椅。中國漸漸有坐不穩的危險、我國應該亟起直進才好。



國內外一週間大事紀

公展

(一) 國外之部

▲日本政潮 日本貴衆兩院自去年行開會式後。即行休息。本月二十一日爲實行開會之第一日。日本政府於十九日提出重要法案二十五件交衆議院。而以所得稅改正案、營業稅廢止案、資本利息法、地方稅、關稅等爲最主要。反對黨之政友會。於十九日開本部大會。對於現內閣之失政。決定嚴行彈劾。政府黨之憲政會。亦於二十日在上野精養軒開大會。政友本黨在本部開大會。憲政會開會時。橫山幹事長演說。謂政局之進展上。至於必要時。仍當斷然實行解散。是雙方之態度可顯見矣。大概本期議會。因政友本黨之分裂。各派之陣容如下。憲政會一六三。政友會一三六。政友本黨八九。同交會二六。新正俱樂部二五。實業同志會九。無所屬一六。

念一日。貴族院於上午十時開會。加藤首相演說施政方針。幣原外相演說外交。與平昌恭伯、村籐義郎、男林博太郎、伯等。關於內治外交問題。均有質問。衆議院於下午一時開會。加藤幣原及濱口藏相相繼演說。三時後。政友會由小川平吉、山本悌二郎、武藤金吉、同交會田吉植莊一郎、鳩山一郎、廣岡宇一郎、本黨由元田肇川、原茂輔、新田俱樂部由長岡外史、林田龜太郎等繼續質問。

是日加藤首相演說施政方針。其涉及外交問題者。大旨謂去年一月成

立關於恢復日俄邦交之基礎條約。去年十二月初旬。本該條約之關於北樺太火油煤斤之利權契約。已由當業者與俄國官憲之間締結完成。是誠堪爲日俄邦交欣賀。次論隣邦中國之改正關稅。謂日政府恢復關稅自主權之希望。聲明於主義上不吝與以承認。此外對於中國之要求。概與列國保持協調。總期擁護對華貿易。毫無遺憾。關於撤廢治外法權問題。在主義上當然無異議。惟中國應施行之各項施設。有完成之必要。去年十月後。中國又發生內戰。政府治終嚴守不干涉內政主義。同時力謀在華日本



日外相幣原

權利利益之安全。後戰禍延及滿蒙。日本求充分防衛責任。特由朝鮮及日本內地酌派兵員前赴滿洲。未幾該處戰事已平。故現在已將派遣全部調回。日本政府對於中國之政策及行動。結局終能使中國任何方面皆一概諒解云云。

幣原外相在議會演說施政方針。其要旨先叙五卅運動。次敘孫傳芳舉兵。復次更叙郭軍倒戈。營口登岸。以至日本出兵滿洲及事定撤兵情形。其扼要語。謂最近中國之內亂。等於前年之奉直戰爭。日政府始終一貫之方針。即第一。絕對不干涉中國之政。第二。依所有之正當手段。擁護日本之權利利益。日本滿洲駐屯軍之補充缺額。目的並不在援助奉軍。而住保護日僑之生命財產云云。嗣論及關稅會議。謂國民的自覺。一經發生。即永不消滅。中國國民自覺之一端。近來成爲恢復關稅自主權之欲望。而表現。政吾人特體察此種形勢。以決定對於關稅會議之方針。日本

口濱相藏本日



代表對於關稅會議劈頭中國全權所提出之關稅自主權問題。依政府既定之方針。對中國表示同情。遂於去年十一月十九日之委員會。成立關於承認中國關

款自主權之一決議。自十二月初旬起。中國國內之形勢告急。關稅會議之進行乃自然遲滯。但吾人希望無論如何必繼續促進會議。就最近所開之治外法權委員會而言。中國國民欲恢復完全法權。日本當表示同情。此次之委員會。乃本於華府會議之決議。吾人頗欲以大興味觀其結果。至日本與俄國之關係。繼續得見順調之發達。關於北樺太之火油與煤斤之利權。已於十二月十四日由我當業者代表與俄國當局雙方簽字於契約。又日本與歐洲諸國之關係。亦極順調。毫無投暗影於前途之繫爭問題。與任何國邦交皆更見增進之現程。如上所述。關於對外問題

之政策。大體可以明瞭。然在決定施行此政策時。決勿因國家一時之利害而輕舉妄動云云。日政府之外交政策。可於此一席話窺見一斑矣。濱口藏相全日在衆議院演說財政方針。首述編制大正十五年度歲出入十五萬九千八百二十餘萬冊之豫算經過。且詳述整理稅制及其他問題。次述經濟界情形雖有改善之傾向。但現今尙在中途。匯兌市價漸趨恢復。但欲達目的。端賴國民之協力。整理財界之舉。略有端緒。現正在恢復道程上最緊要之時機。切望國民一致協力。善處此財界轉圜之時。俾財界有秩序之恢復與健實之發展云云。

二十一日下午閣員在下院講說後。即從事答覆議員質問。議員關於閣員演說擬提出之質問。紀錄者有六十五起之多。實前所未有。政府擬限制問答。俾於三四日內了清事務。惟反對黨要求不得加以限制。政友會現圖以質問方法運用本黨政策。預料第一衝突。即將發生於此。聞成爲重大問題之稅制整理案。將與關稅改正案。同於念五日下午院本會議上程。此兩三日間之議會。則在質問戰爭中。政友會之山崎達之輔。二十二日在議會中就於關於在營小學教員薪水由國庫補助之文部省令。提出質問。略謂文部省令法律文之「服役中」三字。改爲「營中」三字。實無視立法實憲政上之重大事件。關於此三字字義。求陸相答辯。陸相不答。法制局長官則以不知二字事之。以致一時議場騷然不靜。政府委員之說明亦不甚澈底。遂求翌日由首相答辯而散會。因師範教育問題之質問。日政府一時狼狽不堪。協議對付方法。決定支持文部解釋。二十三日。由若槻內相。山川法制局長官之答辯。告一段落。

二十五日。衆院提議爲本屆會議之中心問題之稅制整理案及關稅改正案。濱口藏相登壇詳細說明稅制整理案之理由。政友會則提出地租

委讓案。本黨提出稅制整理案及義務教育國庫負擔案。濱口藏相對政府案之說明。陳述如下。此番整理國稅。第一以一般所得稅爲中心。加以適當之改正。於地稅。則加相當之改善。廢現行營業稅而代之以營業收益稅。另設資本利益稅。第二廢通行稅。醬油稅。賣藥稅。免除棉織物消費稅。減輕中流以下多數國民生活上之負擔。爲填補收入起見。將增加相續稅及對於酒類之租稅。並漲高烟草之定價。此外又擬新定清涼飲料稅。是等計畫。將依稅制之現狀。不使歲入有顯著增減之範圍內實行之。務期糾正租稅之體統。謀負擔之平均。政友會大口喜六氏首先質問。形勢緊張。二十六日衆院依然在質問戰爭中。是日衆院開最初之預算委員會。決定質問至二月三日爲止。三日至八日開分科會。九日決定各派之黨議。十日行分科會之決定。再開預算總會。討論決定。當即移入質問云。

二十五日上院之質問戰。由赤池濃志水小一郎。關於對華外交。滿蒙特殊地位。日俄條約宣傳禁止等各條。逐一質問。幣原外相與宇垣陸相互相答復。幣原答關於中國問題之質問曰。段執政政府。列國承認爲事實上之政府。段氏今日尙爲執政而在職。在國際關係上。並未取消其承認。故關稅會議亦仍以彼爲對手而繼續進行。吾人因爲中國國民全體之安甯福祉起見而欲進行此會議。但並非欲擁護一執政而爲之。對於治外法權問題。亦復如是云云。二十六日上院開會。赤池濃氏質問取締危險思想事。若槻內相答以政府已決定取締。可以安心。貴族院內將以對華問題及教育問題。彈劾政府。近來此項空氣。益見緊張。後藤新平子。藤村義郎男。永田秀次郎等。爲此派中堅分子。研究會則力謀和緩之法云。

於此議會質問戰中。加藤首相適患病雖漸有起色。然尙須靜養。各議院對首相質問。由若槻內相代爲答辨。二十六日閣議。固加藤首相病勢尙未痊可。二星期以內。不能出席議會。故決定內務大臣若槻禮次郎爲代理臨時總理。午後已見任命矣。

議會繼續質問戰。已亘三日。但兩院皆非常平穩。衆院固未見事前所逆料之緊張氣象。告族院亦不預期有重大問題。各派皆欲竭力避免解散。此種心理。已瀰漫於議場之空氣。政府方面盡力欲展開於有利之途。對稅制整理案。如憲本兩派提攜。則政友會將與同交會相策應。但各派皆標榜政策本位。而不露其真意見。憲政會因憲本之妥協。預料結局議會必平穩無事。政友本黨以爲解散如何。權操於我黨。對於稅制案。終必政府屈服。政友會則以稅制案及綱紀整肅外交問題等。痛斥現內閣之失政。而期其倒壞。然大體情形。本屆議會可預料其無大風波也。

▲土俄盟約。土俄盟約。十六日業已公布。由蘇聯外交委員長翟趣林及土耳其外交總長路斯第議定下列各條。(第一條)如一或數個第三國對訂約國中之一方有軍事謀劃。訂約國之對方對彼方誓守中立。(第二條)訂約每方皆自行約束攻擊對方。不與一或數個第三國締結妨害對方任何政治性質的聯盟或協定。不與一或數個第三國締結妨害對方海陸各軍安全之聯盟或協定。此外訂約國每方尙須不參預一或數個第三國加諸對方之任何敵視行動。(第三條)本約自批准日起發生効力。期限三年。如訂約國中之一方不在期滿前六個月聲明願將本約廢止。則本約被認爲期滿後自動的延長一年。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十七日訂於巴黎。附(換文一)雙方認定訂約國各方皆有與第三國發生本約各條範圍外各種關係之完全自由。(換文二)雙方共因認定

本約第二條「政治性質」一語。包含與任何國訂定防衛對方之一切財政及經濟的協定之意義。(換文三)雙方訂定如遇發生爭執而又不能用尋常外交手續解決之事件。即會同磋商定奪解決之辦法。

▲德新內閣 德國興登堡總統。現已設法助路得博士解決組閣困難。召見各黨領袖。告以政府必須組成。若路德失敗。則時局將益嚴重云云。嗣後各黨領袖與路德協商。允其照前擬名單。組織新閣。故路德博士組閣之布置業已完畢。但日耳曼國民黨二十二日晚開會。決定在國會動議提出種種要求。其性質等於對洛迦諾條約宣戰。並對於路德與史特萊斯曼之新內閣表示極端反對。惟預料國會必否決國民黨之動議。因其要求無異烏托邦。現無討論之價值也。

▲協約戰債 意國對英戰債談判。義意代表已詳細考慮根本爭點。可有若干進步。所謂若干進步。似指年償金問題業已解決而言。衆信債額爭論現已擱置。改議若干年內每年償付金事。英國要求每年至少九百萬鎊。以六十二年爲期。但意國現準備僅付三四百萬鎊。二十二日意代表福爾暨氏謂已與邱吉爾討論假定辦法。以便締結草約。專家將於本星期杪繼續草擬合同。並解決次要各點。以便於星期一討論尚未解決根本上之兩大要議云。

▲英國工潮 英國鐵路公司與路工公會之雙方代表。二十五日晨在歐思敦開議。工會要求。查工會所要求者。係公司不得實施全國工資委員會所決定。自二月一日起新來路工應照基礎工價給值。而無生活代價見給金之辦法。但鐵路公司是日談判時。不允接受路工會所提出之條件。以爲工資委員會之決議。已爲路局所承認。如工會始終抱此態度。則彼等不得已時將嚴重考慮其對於工資委員會執行機關之態度。路

工代表會議辯論罷工之提議。贊成與反對雙方皆有激昂言論。終以四一票對三六票否決此議。此事可謂爲工黨議員湯姆斯之勝利。因湯姆斯始終主張維持工資委員會之威信也。

(二) 國內之部

▲北京政局 段執政暫止下野後。自言爲顧全外交。甘任傀儡。政務概交院辦。俟各省商決辦法。再行下野。至北京十六省區代表十九晚會議。多數仍主持暫維現狀。馮玉祥。閻錫山。劉湘代表。主張留段尤力。決各電本省長官。另派全權入京。商議時局。近日更因軍事又形吃緊。政治問題暫作後圖。故段氏一時似又不致下野矣。

▲財政狀況 段既不走。支持殘局者當爲許閣。許所最窘者。厥惟財政之毫無辦法。發行新公債說既被打消。於是過年辦法。乃不出庫券範圍。十九日晨嚴璩就財次職。即開閣議。決發庫券。由嚴璩負責進行。即晚賈德耀出面。宴銀行界。許世英嚴璩均到。討論國庫券與九六債劃分基金。仍無要領。且嚴璩商之安格聯。國庫券與九六公債不併一談。安氏仍堅持己見。許因改請龔心湛介紹。向內國銀行界借六百萬過年。又擬向德華銀行收回賠款盈餘及墊款。但亦無眉目。許嚴及過之瀚。十二晚再宴銀行界。許出示國庫券條例。總額八百萬。息八釐。六年還本。担保品。十三年金融公債還本後基金項下移。先扣二釐息。至九六公債關係。暫可勿論。由安格聯辦理。衆以爲仍須考慮。念三日閣議。許世英報告陳錦濤不願回任。議決派汪守珍即夕赴津。再勸復職。但亦不過官樣文章。是日閣議。許世英報告籌款緊急情形。修改庫券條例。各閣員以時局關係。不再反對。條例遂得通過。然國庫券預約券雖印就。尙須再待銀行界確覆。而孫傳芳陳陶遺二十三日電府院。反對國庫券。謂政府以承認九六公

債付息為交換條件。犧牲六千萬關餘。為少數操縱九六者發財。二十六日許世英覆孫電。謂中央各機關及軍警。皆需經費。因兼長財。為中央卒歲之謀。二千萬公債非事實。八百萬庫券並非外債。已與銀行界磋商成交。俟年關渡過。即將財部交卸。今各處索款。日喧嚷於門。情狀非人所堪。區區苦衷。理應共諒。至庫券收支數目。俟決定後。當逐項宣布。以明心迹。云云。許氏亦可謂勇於負責者歟。

▲關稅會議。關稅會議。十九日開議。決定繼續進行。安格聯續撥關款二十五萬元。充關稅會議經費。日使照會外部。提出關稅互惠條約意見。日本委員團。對於稅率及用途頗留難。欲請示東京政府後再議。但美政府擬聯合荷義兩國。從中調解。使中日雙方不致各趨極端。而實際上日本提案勢將否決。蓋關款附加稅。英美法意均允。超過二、五。僅日本猶未允。未免孤立。其勢亦將讓步也。

▲法權會議。二十六日晨。法權會議開會。史脫郎主席。討論刑事部分。並加以審查。各國代表在席提種種質問。經王寵惠逐項答覆。認為滿意。將我國刑法完全通過。王寵惠定於二月一日上午介紹各國代表參觀。京師各監獄。下午參觀法庭。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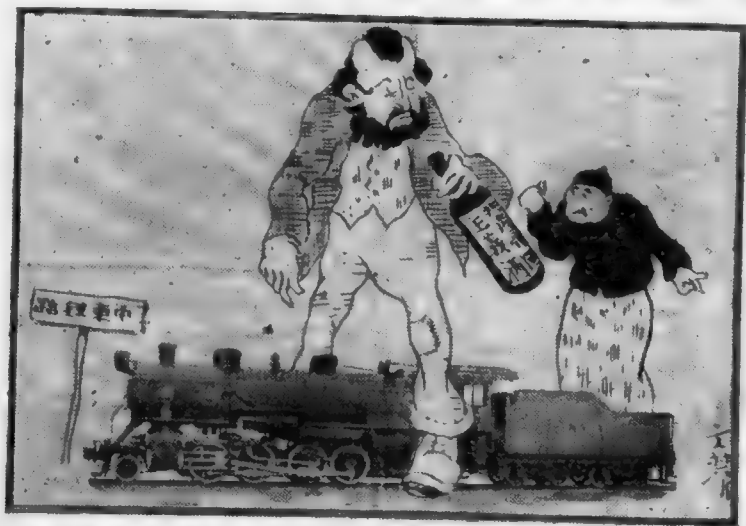
罷兒回一談閑且姑們我架打在正裏房廚

日晨。再開會討論商法。陳錄電爾。法權會議現已開會。按照華會條約。範圍太小。應向各國政府提議擴充該會權限。不僅限於調查。須付予決議權。俾取消領事裁判權。政府業已採納。現分電駐英美日意四使。向各該政府同時接洽。聞美當局已有宣言。擬商請各國尊重中國意見。放棄在華領事裁判權。特不知各國均能以平等待遇中國否耳。

▲滬案交涉。滬案司法重查報告。二十三日宣布全文。英使二十日電倫敦政府。謂中政府來照。要求先決滬案收回公廨及增加工部局華董兩事。請示辦法云云。而英外部宣稱。滬案懲辦處分。據司法委員調查報告。滬工部局實無責任可言。如中國政府欲繼續談判。原無不可。但事實具在。英國當有正確之主張。預料英政府必仍不變其原來策略。不願開議此兩條也。

▲修約交涉。二十四日晚。王正廷宴外交委員會委員。討論修改不平等條約。因中比條約及中法陸路通商條約。均屆滿期。決定將各國一切不平等規則。一律修改。同時並通知各國。謂情勢變遷。所有條約上原有之規定。不適用者甚多。現擬要求修改。王已另飭條約司擬具辦法。向各國提出討論云。

▲中東路事件。中東路停車風潮。形勢險惡。而卒能轉圜。中俄邦交。未



「了露暴加愈」本的你」道俄蘇對國中

致破裂。亦幸事也。初中東路既停車。中國方面決以武力勒令開車。十九日戒嚴司令部命各站職員全體服務。抗命者從嚴處罰。二十日午前。長春已開北行車一次。午後哈爾濱開南車一次。晚十一時半抵寬城子。是哈爾濱南路火車實已強迫通車。然中東路俄局長伊萬諾夫密令全路停工。張煥相二十一日夜向索列車運兵。不准張遂派兵強扣貨車。以護路兵司。機運兵二千四百人。



大俄使加拉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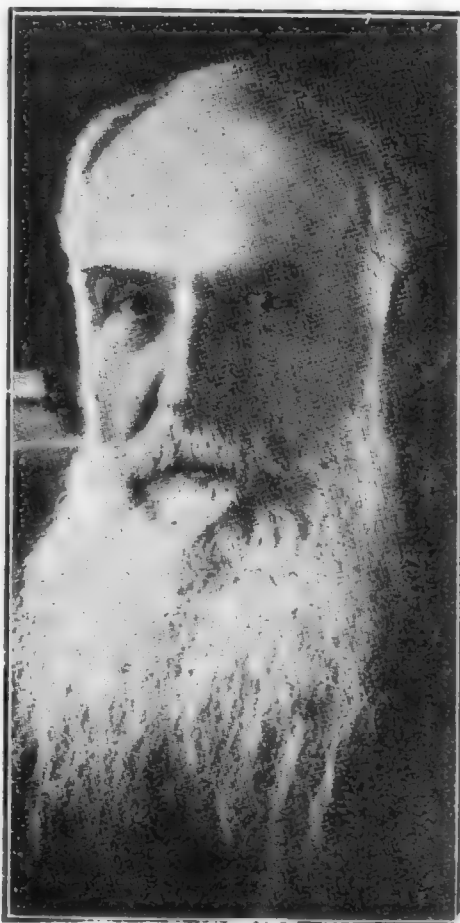
赴哈。伊萬諾夫抗議。不理。張召集白黨。照常開車。二十二日。張遂派兵捕伊。下午一時。長泰軍用車乘中國兵一千餘名。強迫開往哈爾濱。然因

拘捕伊萬諾夫之故。形勢愈趨險惡。吉林黑龍江軍隊奉張作霖命。積極採軍事行動。派吉林軍一師赴哈爾濱。黑龍江第二師赴國境防守。而由滿洲里南下之赤俄軍一隊。被護路軍阻止。有於二十二日午前三時衝突之說。形勢緊張。可見一斑矣。

北京方面。王正廷接加拉罕十九日照會。抗議中東路事件。謂係華兵暴行。違背中俄條約。請速電令恢復原狀。王即電張煥相。查詢風潮真相。加拉罕又電張作霖。謂懲張煥相。否則中東鐵路以後發生事件。概不負責。迨伊萬諾夫被捕後。加拉罕又向外交部提出抗議。指為違背中俄條約。要求立即開釋伊氏。並保留交涉拘捕事之權。駐俄代辦鄭延禧亦電稱。蘇聯外長。抗議中東路局長被捕。並質問中國政府是否向蘇俄宣戰。蘇聯政府在必要時。不得不取相當之對待。二十四日。加拉罕發表俄外長齊吉林致中政府通牒。略謂『二十二日哈埠華官拘捕東路局長伊萬

諾夫。事前未與蘇聯磋商解決。中國軍事當局阻碍路局履行職責。破壞東路協定者凡五日。旋又奪取車輛。破壞鐵路秩序。望中政府勿避免調查。採必要辦法。和平解決。蘇聯要求在三日內完全恢復東路秩序。履行協定。並釋放伊萬諾夫。如三日內中政府不能和平解決。請中政府允許蘇聯自行設法保護東路兩國利益。並保證協定履行。』觀其措詞。蓋一限制三天之哀的美敦書也。顧王正廷向加拉罕表示(一)中央與張作

蘇俄外長齊吉林



霖無往來。(二)奉張行動。不能代表國家及人民。(三)中央遵守中俄協定。正謀善法。當於最短期內解決。二十三日。張作霖駁復加拉罕抗議。謂中東路突然停車。應由伊萬諾夫負完全責任。但對俄送出通牒後。段於二十四日晚再電張作霖。國內戰爭。無法收拾。若再激起國際戰爭。勢將瓦分豆剖。務望速決云云。聞是晚張作霖與蘇俄總領事簽定合同。(一)釋放伊萬諾夫及其他鐵路官員。(二)恢復鐵路車務。(三)中國運兵費由中東鐵路除利內中國應得之部分轉帳。(四)運兵按照鐵路規則。(五)近今爭端。鐵路所受之損失及其他要求。稍緩再議。於是二十五日上午十一時許。伊萬諾夫已被釋放。形勢頓轉緩和。中東路二十六日午由哈爾濱開南下試車。交通即可恢復。此次和平解決。係東三省交涉委

員高濤和與駐奉俄領商妥之成效。其於大局。所關非淺。

中東路風潮洶湧之際。駐日俄國大使。二十五日訪外務省。求其諒解。而日政府訓令駐俄田中大。及駐華芳澤公使。各向兩國表明日政府方針。蓋蘇俄疑日袒奉張。日政府則自言不爲左右袒。其不能不取靜觀態度。勢所必然也。

▲奉國戰事。此週所聞。奉軍已再佔榆關矣。此後奉軍與國民軍之戰事。殆不可免。大概形勢。係分二路。一爲灤榆方面。一爲熱河方面。試分述之。

(灤榆方面)十七日起。榆關萬家屯。石門寨一帶開火。十七晚至十八午。兩軍劇戰。十八晚六時。奉軍穆春一師攻占九門口。魏益三部與奉軍激戰不利。退守灤州。十八晚止。榆關已無魏軍。奉軍第三、五、七等旅。及黑省騎兵一、二、三、七、九等旅。均由前所向九門口山海關進發。十九日晨。奉騎兵第十六、十八、三團。步兵第四十六、第四十八、第五十、第九十四團。約一萬餘人。佔領榆關。後方尚有騎兵二旅。步兵四千。張學良十九晚有到榆說。一說尙在錦州。奉軍第十四師。第十七師。及騎兵第五、第六兩旅。吉林騎兵一部。集中海陽鎮。魏部在榆關九門口石門寨均有降奉者。約二千餘人。津訊謂入關奉軍有二萬餘。穆春任前敵總司令。前鋒逼近昌黎。而孫岳二十一日電段。則謂奉軍已過昌黎。國民軍方面。一軍尙在輸送中。唐之道部担任前線。魏益三部調防冷口。聞灣州已有戰事。但未證實。孫岳二十一日通電國民軍將領。請勸馮玉祥出山。主持大局。張家口軍事會議。亦決派代表赴平地泉。請馮出山。並令鹿鍾麟爲前敵總司令。鄭金聲副。沿京奉路。援昌黎灤州。恢復兵站總司令部。總站設津。以高震龍爲總司令。一軍決派韓復榘第一師。鄭金聲第三師。門致中第十師。

修麟閣第十一師。及孫連仲騎兵一師。二十一日起。紛紛開拔赴灤。其已抵灤州唐山者約一萬餘人。其餘亦於二十六日可開拔完竣。孫第派第三軍徐永昌師一部馳援。大概當以昌黎爲第一道防線。盧龍爲第二道防線。灤州爲第三道防線也。

(熱河方面)奉軍湯玉麟。汲金純。于徵岳部。十六日集中錦州綏中。分兩路進窺熱河。一由小凌河出松子嶺。一由義縣繞九關柴頭。擬先佔朝陽。國民軍防禦任務。有席觚池一師。劉山勝一師。張鵬飛一師。姚龍秋一師。張永榮一師兩旅。宋哲元一師。張永榮爲前敵總司令。由宋哲元與張永榮負責。備攻錦州。劉山勝在北票。張鵬飛在阜新。進逼京奉路。擬斷錦州興城間路軌。宋哲元令張鵬飛部由凌源移朝陽。而張學良則令部屬向朝陽進攻。朝陽赤峯之戰。當爲兩軍勝負之關鍵。

榆關戰事既作。奉軍大有二次入關之勢。段氏乃於二十一日晚電張作霖。略謂『東省軍隊。復入榆關。夙共憂患。不忍不言。蘇皖之役。孫督本以出關號召。乃楊姜歛兵於前。張李會師於後。變從中作。釁結近畿。乃弟通電陳辭。整理內部。故漢口有結束軍事之表示。張垣有引避下野之懇求。蘇浙全軍。到徐中止。方期浩劫可回。不圖烽烟又動。切望各釋前嫌。撤退西上師旅。共謀康濟。希速電復』云云。其用意蓋欲勸阻奉軍入關。同時又下令停止軍事行動。略謂『國設軍備。爲固國防。日事內爭。何以禦侮。疆吏有守土保民之責。不容互相攘奪。目此次明令後。各軍事長官。廠停止軍事行動。各守疆圉。互戒侵陵。如再稱兵構釁。罪有攸歸。』但僅憑此一紙空令。未必即可和平。國民軍將領則對段息兵令。尙不滿意。擬請段明令。飭奉軍退出關外。如不遵令。決由國民軍通電聲討。是則奉國之戰。殆不可或免。然自中東鐵路事件爆發。入關奉軍。突然撤退。第十四旅退

駐海陽鎮。十七旅退駐青山口。十六旅退駐洋河口撫甯。改取守勢。一說謂因義州吃緊。調一萬五千出關駐錦州。一說謂朝陽方面危急。奉張擬藉口段電。要求國民軍停止東下。彼軍即日撤退。而王永江主張奉軍退守榆關。尤令張不得不命部隊停進也。張作霖對段復電。謂我軍驅逐魏益三殘部。純為保障安民。現已嚴令入關軍隊約束所部。勿得前進。俟各方諒解。即當開拔返奉。國民軍唐之道覆段。亦謂已飭戴旅長嚴約所部。暫勿前進。請飭奉軍回奉。以免接觸。雙方果均能言行相符。停止進兵。則直奉之交。戰事或可不作乎。

又奉黑吉三省代表集議之結果。決議推張作霖為東三省聯省保安總司令。張作相吳俊陞為副司令。奉黑吉三省各設軍政長民政長。以現任之督辦省長任之。推張作霖為三省軍政長兼奉天軍政長。目下正在籌備手續。則東三省之獨立。已為確定之事實矣。

▲魯省戰事 魯南自魯軍對李紀才部下總攻令後。豫軍因餉械兩缺。恐斬襲後節。節自退。右翼孫宗先部。十九日克文上縣。中路包圍甯陽。左翼抵泗水的軍田玉潔部。十八日由姚村退濟甯。十九日抵甯陽。與魯軍開火劇戰。田部敗。魯軍克甯陽。三路進攻濟甯。二十三日克濟甯。李紀才田玉潔等部敗退金鄉鉅野。二十四日在濟甯以西激戰。田玉潔負傷逃。魯軍包圍曹州。此魯南之戰訊也。至於張靳之間。則和議已成。十八日李景林南下。柴勤唐劉鑾佩亦赴兗與靳接洽。豫魯代表在泰安協議。三日張宗昌赴泰安。與靳雲鶚面商。二十五日返濟。聞張靳泰安會議結果。決定靳部駐兗南。民政仍由省府主持。兗設直魯聯軍辦公處。委宋書元為處長。張鑫為直魯聯軍交通處長。設津浦路山東段管理局。委朱曜為局長。兗州駐李景林軍兩團。作緩衝。三日內王維城由漢奉吳佩孚命

到魯。正式簽定張吳合作條約。至靳部駐地。張宗昌已指定滕縣、鄒縣、臨城三處。由靳自擇。餉項由張供給。聞張宗昌已委褚玉璞之參謀長翟仁溥為兗州鎮守使。津浦路由濟南至兗州。二十五日已通車。濟南至徐州。定二十六或二十七日通車。又二十六日津浦車已售濟甯票。可見魯南戰事。已告收束。靳張和議。確實可恃矣。

北路方面。形勢較緩。李景林軍三萬。軍械完全。魯軍增加萬餘。東三省運膠轉德子彈一千萬。已全到德州。國民軍則弓富魁部駐東光泊頭。鄭思成駐南宮冀州。武勉之等駐滄州。徐永昌駐唐官屯。鄧寶珊駐馬廠青縣。史更軒駐楊柳青。高桂滋駐青縣。日日天津德州間暫無戰事。惟魯省方振武部。改稱國民第五軍。決由郛城進駐大名。襲攻濟南。並電徐謙代向各方接洽。方果反戈。或足為魯張北顧之憂耳。

▲鄂豫風雲 日來戰局重心。移至豫省。豫西豫南。同告緊急。惟消息固亦不盡可靠。緣吳佩孚等急於回洛。在漢有意作此類宣傳。據聞豫西則陝軍在靈寶獨立。陝州潼關間交通斷絕。吳心田與劉鎮華張治公接洽。驅逐陝省國民軍。

盛傳洛陽已被豫軍佔領。又傳趙定華王振等佔洛陽。偃師趙任討賊軍總司令。王與張子樸副。岳維峻已調蔣世傑師向豫西襲擊。而李虎臣部亦紛紛西開。岳維峻十八日赴鄭州。會議豫陝防務。



岳維峻之劣日境環

二軍十師旅長潘占魁。十九日亦由鄭赴洛。豫陝間之危機可知已露矣。至豫鄂間亦頗有風雲。吳佩孚擬由光州武勝關紫荊關三路窺豫。目的在回洛陽。岳派員在豫南挖壕佈防。並擬調樊鍾秀軍赴豫南填防。駐守潢川一帶。蔣世傑一師仍駐信陽。張德樞一團駐確山。蓋名為剿匪。實則防吳。京漢路駐馬店豫軍。二十三日已將馬莊站以南路軌拆毀。又許州田春生部內變。郭店路軌亦被毀。又臨潁南路軌亦毀二里許。豫軍蔣世傑師在信陽西挖壕備戰。寇英傑二十三日尚在漢。但寇軍已逼近信陽。與蔣世傑部相持。趙傑舊部薛傳峯在駐馬店宣布獨立。通電討岳。又豫衛軍總司令之鑫在漢發通電。宣言討岳。皖豫聯軍石德純部李國棟胡利民兩旅。廿一日陷息縣。二十三日分攻羅山正陽。加以鄂軍二十四日晨六時起。自劉家廟車站共開兵車十二列。賀國光、陳德麟、余蔭森三旅各佔車四列。二十四日晚可掃數開盡。漢口總司令部連日又召集軍事會議。討論入禦策略。是則鄂豫之間。當不免一戰矣。

▲江浙形勢。盧香亭回杭後。浙軍二師迄不得奉令返浙。乃日內忽有周鳳岐浙三師師長撤職之說。殊出意外。江北之馬玉仁部蘇軍第三師亦被鄭俊彥部第十師圍迫繳械。二十二日馬氏通電辭職。孫傳芳即行照准。二十五日馬氏離清江浦。所部陸續自行繳械。後由鄭部步兵一營送出十師步線。三師騎砲機關鎗工兵營等有歸十師改編說。白寶山之蘇軍第一師亦遲早必被淘汰。免死狗烹。固當如是也。

▲廣州近事。國民黨二屆委員選出後。二十三日開第一次執行委員會。到汪蔣譚伍等三十餘人。通過八部長。汪精衛宣傳部。胡漢民工人部。譚平山組織部。林祖涵農民部。宋子文商民部。甘乃光青年部。彭澤民海外部。宋慶齡婦女部。

李宗仁黃紹雄十八日由邕抵梧州。電請汪精衛蔣介石西上。開重要會議。汪已與譚延闓宋子文甘乃光等。二十五日同赴梧州。唐生智袁祖銘等亦均派代表出席。聞與北伐有關。蓋粵省北伐大計已定。決由湘進兵。唐生智前密派葉琪赴桂。與李黃接洽。請李黃轉商粵政府。願作內應。葉不直間來粵磋商者。係避耳目也。

粵政府派兵攻瓊。十七日張發奎率朱日暉團渡海。在杭州港登陸。佑鋪前圩擊破正面鄂軍。十八日向三江進。十一師因待船。十九日始渡海。據李濟琛二十四日電。主力軍已安全抵瓊。二三日來因風雨未得報告。日當已收復瓊州。而另一報告。瓊州全被黨軍佔領。鄂本殷軍不戰自潰。鄂本殷陳鳳起逃往廣州灣。馮銘楷逃往海防。粵省至此。真已完全統一矣。





俄國之影片事業

東暉

俄人近亦習染美洲風氣，嗜電影如狂。全國共有影戲院二千家。較之美國有一萬八千家。雖不免減色。但其人民對影戲熱度進步。已覺可驚。以二千餘戲院中。與工人會社有關係者。幾占半數。此等戲院。較純粹營業性質之戲院。獲利稍薄。但每夜幾無一家其觀客不滿坑滿谷。而美國好萊塢之產品。大受觀客之熱烈歡迎。影戲院中不映美國影片者。占極少數。有人謂美國影片。高於資本主義之色彩。所演不出色慾貨利。足以壞青年共產黨徒之心術。但其祇為一種理論。並無實際影響。俄國實為美國影片之大好市場。其國內即窮鄉僻壤。並有美國電戲明星之芳影。阿卑特者。俄國京都工人會集之地也。其地近特築高樓。慶美國電影大明星范朋克之成功。以電炬紮成范朋克字樣。高達三呎。尚有工人薈萃之地。凡十數處。則奉電影皇后瑪麗碧克馥為最大明星。都如其類。蘇俄全境美國諸明星之踪跡殆遍矣。

俄人自古相傳。富於戲劇天才。自革命以來。即最偏僻之村鎮。亦莫不目組戲院。舉國尊戲劇為一種藝術。並不觀之為茶飯酒後之消遣品。惟因缺乏資本及應用器具。彼邦自製之影片產品。數年前奄奄無生氣。殆已瀕於消亡。蘇俄政府但有餘款。無不先用於教育及重要實業方面。如輸運業煤鐵礦業紡織業皆所注意者。此外並竭力為農民採購農用機器。政府對於影片業之供助。既無金錢。且無時間。以前無人注意及影戲事

業時。有民間創辦之影片出產分配及映演公司多家。政府曾設法併合之。使成為一半官性質之合股公司。其中蘇俄政府為最大股東。政府對影戲業之所為。但由此耳。對該公司鑑於國內對影片需要激增。擬於年內製出影片一百二十種。添設戲院二三千家。採購最新攝影機器。若資金不足。擬向國外募集。現其國內所產影片。為數甚少。萬不敷用。故該公司不得不向德法英等國租購影片。而美國影片。尤占絕對的主要地位。俄之國外影片雖盛。但此非謂其本國電影事業。已陷於停頓地位。或已有趨於停頓之危險也。最近俄之電影業。方蒸蒸日上。現所產影片。可分三種。新聞片影戲片及富於藝術之影片是也。彼邦所需之新聞片。並非欲用以對外宣傳。蓋利用之使國內各地。互知彼此情狀。譬如工廠內工人情形。可演示於農民。煤礦工人情形。可令紡織工人覽觀。又如李甯之喪禮。赤軍之操演。用新式農業機器耕種之田畝。政府國會開會等事。多攝成影片。分配於各戲院。極為普遍。攝者之心目中。無時不以創造新俄羅斯為其製片之宗旨。

至於戲劇影片。亦有此種創造新俄羅斯之精神。影片中大半採革命之舉。為其情節之背景。最近新出一著名影片。劇中以一共產黨女子為主。人翁述農人在西比利亞抵抗國外軍隊情事。以發揚國光。此種影片。在俄國現最流行。尚有真正藝術性質之產品。約可分為二種。一為舊派。以

莫斯科藝術戲院演員爲代表。一爲新派。又稱革命派。前者頗有極精美之出品。「非奧多耳皇帝」一片。尤爲世所稱道。近莫斯科藝術戲院新出一片名「站長」。今方在俄國各地映演。該片除光線及結局方面。未臻完美外。餘皆有極大價值。最近又聘著名演員多人。將托爾斯泰之名著「戰爭與和平」一書。攝成一偉大影片。今方在攝製中。預料此片出後。足以提高俄國在影片界所占之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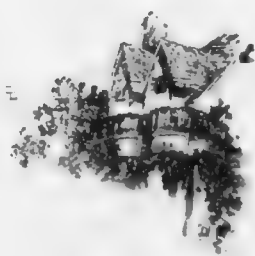
但俄國之新派產品。雖於技術方面。稍遜於人。而彼邦影片事業之最大希望。實繫於此。近彼派方攝製「鋼之歷史」一片。述鋼業之發展經過。係實地於礦穴及工廠內攝製。今尚未完成。該片表示俄國新工業之精神。聞極美備。尙有「罷工」一片。新派方面中之著名者。已於俄國全境映演。實不愧爲一偉大作品。係愛塞斯坦所導演。愛氏爲新派中之尤新者。今彼方從事於攝製一片。名「一九〇五」。大意係採自名家作品。而復加以渲染。述一九〇五年迄今俄國革命運動之經過。周詳典麗。片未出。已名傳海外矣。

俄國電影業。除缺乏資本外。別無是以阻礙其進行者。其今日之電影業情形。與美國在十五年前。正復相同。人民對於國產影片。需要激增。所產者。絕對不足以供所求。由國外輸入之影片。爲數有限。絕不敷用。及於莫斯科西比利亞等處。紛紛建造攝片場。積極攝製。俄國有數處。風景之幽美。遠非美國所能及。有少數演員。藝術高世。妙舉無匹。所搜集歷史上之服制之用。以及佈景。世界各地更無出其右。而蘇俄政府除於金錢方面。愛莫能助外。其他可盡力者。無不盡力供助之。近曾將紅軍。供攝製某片之用。卽一例也。尙有一言。願附陳者。卽俄人天然富於戲劇藝術。其人民以爲真正之藝術。決不以華麗偉大取勝。此尤與美國不同者也。

衣飾瑣言

如何可却病延年

英國新衛生學會近發表一報告。謂世間種種疾病。大半由于食品性質適合所謂禍從口入。吾人于飲食方面。須注意以下四規條。(一)多用牛乳牛乳乃食料中之最純淨最滋補者。(二)多用水菓世人對於水菓之消耗。大半猶虞不足。(三)多用綠葉蔬菜。可生食者生食之最佳。煮熟後再食。直價已失。(四)多用五穀穀類。不可用機器碾製。如其則含有滋養料之外皮。被碾去。食之無益衛生。據謂若人人能遵行其簡單之規律。則可無病人。可無須有醫院及醫士。又聞英國每年因疾病方面所受之損失。達一千二百萬鎊。而每年工人因病不能工作。其損失以時間計之。約達二千三百萬星期云。



談諷刺畫

文 農

諷刺畫。英文名 Cartoon 爲民衆思潮之代表者。歐美日本。皆重視之。諷刺畫家更爲社會所欽仰。諷刺畫家之作品。每方價值數十金鎊以上。當歐戰爆烈時。協約國諷刺畫家。想盡種種方法。侮辱德意志。並有極厚之專集出版。可

西報之諷刺畫



此幅譏英人在埃及奴役埃人。其驕悍之態畢露。

知外人之重視諷刺畫矣。余近年喜作諷刺畫。雖對於諷刺畫界。無多貢獻。但諷刺畫之旨趣。願略述一二。

一、諷刺畫之生命。地理。歷史。政治。科學。風化。

……爲諷刺畫之生命。若不明瞭這幾種學問。往往鬧成笑話。故諷刺畫家平時應研究此種學問。

二、諷刺畫之權力。

諷刺畫家。須自比爲審判官。設有某種事件發生。宜將此事之正反兩面。審查清楚。然後着筆。假使未將事實弄清楚。胡亂繪一張。即失却諷刺畫家之尊嚴。凡怕闖禍。無權力之繪諷刺畫者。還是請他擱筆的好。

三、諷刺畫之地位。

諷刺畫占報紙之重要部份。外國報諷刺畫。放在第一張。或衝要的地方。中國報反是。大都附在小品文字的中間。當作一種滑稽性的遊戲畫。故我主張中國諷刺畫。也須擇適當的地位安放才是。

四、諷刺畫之態度。

諷刺畫非罵便是捧。各種報紙之態度不同。諷刺畫亦隨之而異。但是諷刺畫家。應該有公正的態度。諷刺事實之是非。譬如某軍閥專販鴉片。而某報適爲某

軍閥所津貼。該報繪諷刺畫者。雖不能在本報上罵他。終要想方法到其他報紙上罵他。因諷刺畫家之態度。決不能偏於一方面的。

日本報之諷刺畫



日本報紙諷刺畫。率以漫畫之筆出之。此幅醉漢舞刀。譏吾華人在五卅時之興奮。係出於過激化云。

偏了一方面。就不能代表民衆思潮了。五、諷刺畫之結構。諷刺畫家對於畫之章法。

結構最宜注意。務使閱者一目瞭然。若雜亂無章。雖用意極佳。然已失諷刺畫之精神矣。

六、諷刺畫之材料。諷刺畫分政治、社會兩種。政治之糾紛、社會之腐敗。都是諷刺材料。政治諷刺畫有時間性。社會諷刺畫無之。諷刺畫材料選擇甚難。選擇政治的材料更難。蓋政治諷刺畫須選人民最注意者。如某軍閥向某國購軍火。若軍火已到丘八手裏。或竟在戰場上使用了。這時候大罵特罵他非法。其効力等於零。社會諷刺畫比較容易些。如資本家、大人物、拆白黨。凡一切敗類份子。都是材料。並且隨時隨地可以採集。

七、諷刺畫之過去。舊式諷刺畫大都用一句成語來形容某事。或用組字法。此種描寫方法。已不適用於現在。至於此輩諷刺畫家之腦筋。必陳腐不堪。易時很受人歡迎。今已變為老生常談。

八、諷刺畫之現在。用極簡明的方法來描寫某事。並用極尖利的語調。托出襯某事的表裏。此種諷刺畫為現在最盛行的。

九、諷刺畫之將來。現在雖不能斷定諷刺畫將來變化至如何程度。也不能貿然創出一種新方法為最新派之諷刺畫。惟諷刺畫家

對於某軍閥某政客的一舉一動。能夠理想到他結果如何。或替作惡者想出一條自新之路。則可謂諷刺畫之進步矣。

余事冗。作文為余之第一難事。此文於百忙中成之。定有缺憾。更不值識者一笑。茲有一語勉

勵自己及同志。曰：『不受賄。為諷刺畫家之唯一條件。』蓋受賄之諷刺畫家。雖具上述數種條件。終不能博社會所欽仰。外國諷刺畫家常言：『諷刺畫家之生活。超越一切。』苟受人之賄。而高談生活超越一切者。乃自欺之言耳。

(衣)(飾)(瑣)(言)

專制時代對於衣服的限制

祿

專制時代華民衣服的式樣材料。處處要受朝廷的束縛。這也是勢所必然的。譬如俄國當十八世紀時。有某皇后。專歡喜穿朱紅色衣服。尤其歡喜朱紅色絲絨服。一時朱紅成為最流行的色彩。後來皇后覺得人人穿朱紅色衣服。可不能現出她的特別華貴之處。於是下令國內除她和公主外。其餘婦人一概不許穿朱紅色衣服。男子的領結手帕等。亦不許用這顏色。這樣一來。便覺得皇后的豐度。與眾不同。自專制時代。各國對於衣服有種種限制。中國對此訂得更為嚴密瑣屑。一時述不勝述。以上所說。不過是其中一段較有趣味的罷了。



評慈母敗兒

心冷

世間最足動人者。惟情而已。男女之情。其悲也纏綿悱惻。其喜也細膩風光。苟使寫之過。則使人心醉而神迷。至若母子之愛。則純出天性。用以描寫于詩歌戲劇。則感人之深。實遠勝乎男女之愛。吾觀曼麗卡（Mary Carr）所演「慈母」over The Hill 一片。不禁涕泗交流而興思親之感。乃者狐狸公司之「慈母敗兒」Silver wings 出演於奧迪安戲院。亦為曼麗卡所主演。寫母氏溺愛子女之結果。極深刻動人。觀後有感。乃漫評之。

是劇述有惠伯者。經紀商也。勤於業務。積貲頗裕。設縫織廠於美國之某小鎮。其妻甚賢。宅心又善。好施惠。膝下有二子一女。胥為夫人所溺愛。尤以長子海瀾為最。海瀾善諛諛。性至頑惡。其弟約翰。為人極和藹。弱氣短。時為海瀾凌辱。約翰憚其橫。無敢忤也。時約翰海瀾與乃妹羅絲。尚在髫齡。攻書於鎮中小學。約翰雖懦弱。而天資甚慧。是年適逢年假。校中例行休業禮。成績較佳之生徒。即於休業時給以獎品。約翰亦得入其列。海瀾見而妒恨。指教師為偏心。是日適降雪。地上積雪盈寸。禮畢。海瀾掩身路傍之籬次。伺教師過。擲以雪團。中教師之禮帽。洞其頂。時約翰方行於途。見狀大噉。教師以為約翰所為也。欲執而責之。約翰驚而逸。教師乃造其門。與問罪之師焉。海瀾見機可乘。逼約翰否認其罪。言時且擊其頰。約翰含淚受其辱。當其母究詰時。不敢以直告。於是教師決約翰所為。且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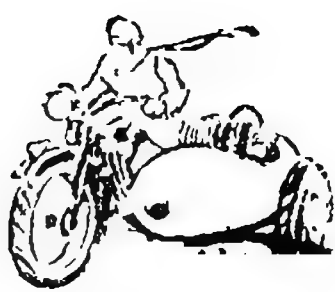
所給之獎品取回。當海瀾強逼約翰隱其罪惡時。為乃父惠伯所見。故約翰含冤被責。惠伯頗為憐恤。因告夫人曰。汝坦護海瀾矣。夫人莞爾曰。余待兒輩無殊。何為此言。惠伯笑領之。惠伯之為人。不僅以好德勤儉。且能專心向其學。苟遇疑難。必致意索之。至解析而後已。其營縫織業也。每嘆機械之不利。乃悉心研究之。竟得發明解難之利器。既為某資本家所聞。願出一萬元購其專造權。惠伯意動。徵意於夫人。夫人曰。彼能以鉅金購我權。則我權必有利於彼也。幸留之待後圖。惠伯乃寢其事。詎知惠伯之志。未得如夫人之願。以償。而天遽折其志。溘然赴道山矣。惠伯夫人自適夫辭世後。即以厥事委安特士。海瀾之叔父也。以繼惠伯之志。將其發明之物。建廠營造焉。未幾。營業固大盛。時兒輩已長成。海瀾以得寵於母者較多。得握公司之大權。惟銀錢司庫。則責任約翰。海瀾仍以兒時之手段。欺壓約翰。恆竊庫中銀錢。事發則責其失職。約翰隱痛海深。惟知飲涕。一日。海瀾又至其櫃中竊得千元。適為約翰瞥見。海瀾至此。惟以強橫之態度。以對約翰。扼其喉。作恨聲曰。汝苟以此事告母親。余當置汝死地。約翰戰慄曰。余必以實告母親。海瀾乃擲之尋丈。加以拳足。約翰自知氣短。不能以理喻之。乃悄然引退。潛至乃妹羅絲家。時羅絲已嫁。其夫曰梅爾斯。為克苦之勞工。海瀾嫌其貧。不願以羅絲歸之。但羅絲愛之深。甘願離其虛榮之家庭。而為苦役之妻。與約翰善。見其突然至。驚喜交集。既詢母

狀約翰黯然舉以告。羅絲與梅全斯聞之。咸爲之唏噓不已。海瀾自約翰去後。即以其所有之罪惡。加諸約翰之身。驕橫極欲。意氣益豪。而揮霍之性。不因約翰去家而稍改。且變本加厲。恣意化用。恆集蕩婦惡少。宴舞於家。其母每欲參與。輒以老不宜少之辭辭之。惠伯夫人危坐空房。承歡無人。益覺晚景之蕭條矣。海瀾揮金如土。不知來源之苦。俄而金盡。乃冒簽乃母之名。向銀行支取三萬元。時惠伯夫人以厥用拮据。亦向銀行借款。行長語之曰。余不能再貸汝重金矣。夫人詫曰。胡爲此言。余未嘗貸汝重金也。行長示以三萬金之支票。且曰。此票爲汝愛子海瀾持來。惠伯夫人審爲廢物。但以愛子所爲。不能不認。但行長已察知其心事。因曰。汝苟不能如明償付。余將賣汝子於囹圄。發此語時。續爲海瀾聞。懼罪遠亡。惠伯夫人不得已。變賣所有。以償一行之債。既以苦不自給。求傭於成衣鋪。見所司縫織機。卽爲迺夫惠伯發明者也。於是悲感交集。老淚縱橫。店主嫌其老弱。辭之去。夫人身世蕭條。茫然無所歸。躑躅街頭。爲汽車所踏。幸爲某報記者救護。醫治無恙。記者具舉其事。露佈報端。爲約翰羅斯等見。急馳返故鄉省之。時海瀾囊金已盡。旅途窮逼。蟄伏巨輪。得達羅絲所居之城。但舉目無親。自知絕望。適在逆旅。以煤氣自盡。卒爲約翰救免。既醒。約翰卽斥之爲無賴。且掌擊其頤。所以洩夙恨而代母伸苦也。既以其母苦念約翰不置。仍送之返家。於是此苦寂毀難之家庭。重複呈其忤欣矣。曼麗卡飾惠伯夫人。十五年前爲一中年婦人。年事雖長而豐姿猶挺秀。對兒女處處愛護。和煦如春風之拂小草。劇中寫夫人溺愛海瀾。刻畫母氏之癡情。極能動人。編者於此寫惠伯夫人之慈幼。專對子女猶以爲未足。則又增鄰婦託兒以襯出夫人之性情。劇中寫惠伯之死。用旁觀法極多。如鐘擺之遽停。手之驟落。以及犬之悲

啼。而尤以啼犬一幕。顯森然鬼氣。令人毛髮都悚。十五年後惠伯夫人老景頹唐。龍鍾闌珊。化粧尤見精彩。對海瀾之縱容。夫人實難辭其咎。而全劇精義。亦卽在此。蓋婦人心理。大都因愛子女過深。不忍遽加責罰。因循久之。遂養成子女之惡性。而終且自受其累。觀者於此大可憬悟。劇中寫母性偏倚之弊。足以使兄弟間發生欺凌殘虐之行。亦爲家庭生活中常見之事實。至其種因。則莫不根於幼年教育之不良。故家庭教育。實爲養成少年人格。不可或缺之要圖。

劇中次要者爲海瀾與約翰兩人。海瀾飾者爲 Josephus 對母則親承色笑。對弟則忍加欺陵。處處顯露陰險態度。節約翰者爲 P. Roy H. 酷類忠厚渾樸之少年。雖被海瀾之欺辱。及見阿母。則語不成聲。彼之所以隱忍不言。則因阿母愛兒彌切。言之恐傷其心。寫孝母更深一層。以與海瀾相較。則賢不肖一望可知矣。最後海瀾冒母名向銀行支款。爲行長所察。夫人立售其產以償債。自身則入工場覓工作。劇中此時加入少婦與工頭調笑。工頭允去老婦而招其妹。寫工廠黑幕及老人生計困難情形。絃外之音。亦足令人深思也。





在俄見聞錄

柏克曼著
劍波譯

——「沙」俄時代的再現——

當我走向沙佛旅館去會見一位從彼得格得所期待的朋友。將近奧克合里路。我驚奇地見着市場仍然開着。一天到晚。女人和小孩販賣他們的貨物。一大羣人圍集着做買賣。不能分辨出買者和賣者來。每個人都像有東西賣。都像在那裏估價。有一個猶太人做將袴換麵包的中間人。一個兵把一雙高靴子來換一隻表。染色的手巾和紐帶。古銅製的燭臺。廚房的用具。和坐椅等——每種物品都在該處聚集求售。一間店堂內陳列着豬羊肉。魚和麥粉等。我原知道兵士和水手常出售其贍餘。但陳列在奧克合里。蘇哈勒夫卡以及別的市場的數量却是很大的。莫非這種貨車被盜的傳言是確切的嗎。我曾聽得有人說有許多委員。和商販做食物供給的勾當。而這些委員常常是布維什維克共產黨中的份子。共產黨人常自己掠取人民。私下做投機事業 Speculation。而

又幫助官廳去懲罰人民。

我經過一角。有位少年的聲音叫着。我。

『Zdrastvuite, tovarishchi 你還知道

我嗎。』

一位紅嘴唇的女子。我曾經在她被繫時見過一次。

『你實在很快的便認得我。』我說。

『並不奇異——你帶了一副大而且重的眼鏡。我可以任何地方認識你。你定是美洲人。是不是。』

『我是從美洲來的。』

『啊。我想到第一次和你的談話。』

『那位賣紙烟向女子在什麼地方呢。』

我問道。

『馬霞嗎。她是我的伯妹。在家裏病着。從

屯營裏放回來便病了。』

『什麼叫做屯營。』

『強迫作工的屯營。裁判官因她的買賣罰她作工兩禮拜。』

『你呢。』

『我嗎。把我所有的錢拿出。他們便放我回來。他們把最末的一個盧布都取去了。』

『你不怕再被囚繫嗎。』我問她。凝視着

她手中拿的紙烟包。

『沒有法子。我們已把所有的東西賣完。我須得養活家裏的小孩子哪。』

她的大而黑的眼睛看來是誠實的。我向她說。『我要去看一個朋友。兩點鐘便轉身。你能够等待我麼。』

『自然可以。』

『沙佛旅館的會客手續真太麻煩。我費了一點半鐘。最後我走進一葉小窗。窗後坐着一位女人。她盤問我的名字。職業。住所。和來訪的目的。她的問訊真是迂緩了。我催她快些。我

說。『他是我的朋友。我便要會他。那還不夠麼。』

『這是我們的規矩。』她很短截的說。

我還她一句『蠢規矩』

她指着身旁的一個衛兵。警告我說。『你如這樣說。便要被我卡(Tcheka)裏去。』

『不許爭辯。』那位Militiонер命令道。

『我的朋友K君攜着他的行篋。從樓梯上下來。沙佛擁擠起來了。請他離開他住在一所私第的屋子內。於是他便向那裏走。』

我們進了一間宏美的屋子。陳設着精美的用具。磁器和繪畫。一個人占有五間屋子。在可愛的一隅的小屋子。我的朋友住着。他說。『那是個和權力者有聯絡的做投機事業者。』

有一種烹烤的食品的香味透進屋子來。從那相鄰的室裏。傳出了高而且快樂的聲音。我聽着了碟子的相撞聲。和酒杯的鏗鏘聲。

『健康。彼得。依凡諾維支。』

『健康。健康。』有半打人的聲音喧着。

我的朋友耳語道。『你聽着麼。』那時正來了杯瓶的撞擊聲。有人說道。『拿三鞭酒來。』

撞擊聲接連的響着。談話聲更高了。笑聲也騰沸起來。有些人嘶喘着而且吃逆着。

K君說道。『德冥白黎。我知道他的聲音。』

『德冥白黎。不是共產黨報紙所讚揚的民衆詩人嗎。』

『是的。』

我們都向街上走。

雪下了。在溜滑的道上。人們互相滑撞着。接近火車賣票處。在Theatralvaia Square, 有一些人傍着牆斜欹。好似睡着的。賣票處的門關着。但是他們終夜在街上守着他們的行李。

角上站了一個小孩。拿着紙烟盒。含糊地叫道。『誰買。誰買。』一個形容憔悴的遁世的老人。曳着一根木村。把繩索捆在臂上。這根木材在不平的地上左右擺動。有時和側道相撞。有時還弄了一個孔。立刻繩子斷了。老人盡力用他的手指去束這些斷繩。但是繩子却從他手中掉下。人們匆忙地走過時。僅有把老人望了一眼。我向他問道。『我可以幫助你嗎。』他猶豫而且驚縮地望着我。把腳踏在木材上。當我結好了繩子走回時再向他說。『莫怕。』

他喃喃地說道。『先生。我是如何地感謝你。我是如何地感謝你。』

那位女子等待着我。我伴着她到家裏去。她的家在莫斯科瓦河的一旁。上了一層黑暗

歪斜的梯子。在我脚下可憐地軋響着。她把我引進了她的屋子。她點好了燭。屋子裏除了兩架臥床外全是空空的。臥床之間和對牆的空地恰夠一個人經過。沒有椅子。我便坐在牀上。有一些東西在破樓下面動起來。我立刻跳起。女孩告訴我。『不必。那是我的母親。和小弟弟。』從別間舖上坐起了一個鬚頭小孩問道。『勒娜。你給我拿些東西來沒有。』

她從衣袋內取出一片黑麵包。破成小片給那個小孩。她轉向我說道。『母親癱瘓了。瑪霞現在也是病着。她指着那鬚頭小孩臥的破絮。我看見有兩個人睡着。』

『他到不到學校去。』我不知要說什麼。只好這樣問。

『不。雅夏是不去的。他沒有靴子。統統都破爛了。』

我告訴她今晨所見到的華美學校。(同盧那却斯卡雅。赤俄教育委員長的夫人參觀的)和供給小孩們的午餐。餐她凄楚地說。『啊。是的那是。』波卡煞時兒里亞(Pokazatelniya) (預備給人家參觀的學校)雅夏那有機會去呢。那種學校在這城裏有幾所全是溫暖的。孩子們也教養得好。但是別的學校却全不同。雅

夏在他的學校裏把手指都凍壞了。他還不如在家裏好。雖然也沒有生火。——我們一冬也沒有木柴。——但他可以住在牀上。那裏較為溫暖一些。

我想到在一點鐘以前那間大屋宇。想到芳美的香氣。三鞭酒杯的撞響。和德冥白黎的醉語。

『怎麼沉默呀？』勒娜問道。『告訴我美洲的事。我有個兄弟在那邊。或者你知道他一些情形。我們像這樣情形住了兩年。我不能長久支持下去了。』

她坐在我的旁邊。露出一種失意的神色。『我不能像這樣支持下去了。』她重說道。『我也不能偷竊。我須得賣身去度活嗎？』

(一)

三月五日。我的朋友塞爾格 Surzei 奉命出 Kh rionensky, 並且在街上踱了兩遍。我今天尋着他在中央合作組合的宿舍的一間小而且冷的屋子內。他睡在牀上。患了熱病。蓋着他的西伯利亞氈子。他嘶裂地耳語道。『我得了馬拉利亞 Malaria 在西伯利亞的森林內。常常的重發着。』沒有一個醫生來看他。也沒有藥服。

我找着閹人和許多女孩在地室的廚房內嬉頑。他們說他們是很忙的。沒有一點事可做。若說到去請醫生。誰能去招致呢。

他們的漠視使我驚訝。俄羅斯人——人類之一——對於悲傷和不幸決不是漠然無動於中的。他常常同情於弱者。在民衆的口裏。罪犯是「不幸者」。而且農人們常發出幫助的呼聲。在西伯利亞他們常常安放食品在他們的草舍之外。俾使逃犯們能救濟他們的饑餓。

饑饉和不幸似乎已經堅硬這些俄人。而且絕滅了他們的美德。他們所流出的淚曾經把同情之井乾涸了。

『房舍委員 The House Committee 常來料理這些。』閹人說道。『這是他們的職務。並且他們不願我們來干預。』

他拒絕我使用電話。他說。『你須得房舍委員的許可。』

『我在那裏去尋他呢？』

『他在今晚要回來。』

但是我的美洲紙烟把他誘服了。我打電話給加拉罕 Karakhan, 他應允送個醫生來。

(二)

六日。我那在 Karionensky 的鄰人哈利蓀夫人。同我到塞爾格屋裏去。談說她的一些美洲趣事。她是聯合通信社的通信員。並且似乎很練達的。她冒險到了俄國。經過了其卡的繁囚和困苦。

塞爾格依然病着。也沒有醫生來。哈利蓀夫人允許把一位女醫生請來。她曾經在 Os-sobnick 把屋子分給她住。

回來的時候。我們經過盧比安卡 Lubyanskaya ——其卡的總部。幾大羣人——大半是婦人和女子——挨近大鐵門立着。有許多囚犯被牽出分配到各處的屯營。而這些人希望能看見他們被囚繫的友人和親屬。在那裏發生了一個大騷亂。可怖的叱咤充塞了大氣。我見到一些着皮大衣的其卡向街上的人羣內衝去。他們揮動手。驚嚇那婦女們命令她們『去做各人的事。』我和哈利蓀夫人站在廳道以內。但是某卡們提着鎗也隨着我們到來。

俄羅斯革命是消滅了。我覺得我自己仍在美國。在被警兵們衝擊的工人的中間。哈利蓀夫人向我說話。她的聲音才使我警覺起來。粗野的俄人的咀咒。刺激着我的耳。我是在舊俄羅斯嗎。我很奇怪。這是哥薩克和 Kozak (俄國撻囚犯的鞭) 的俄羅斯嗎。



罅隙

浪漫

星期六的下午，我在辦公室裏剛想走時，忽然接到家裏的電話。原來是雲清告訴我聚餐會的一切事情都預備好了。只等着我去催客了。當時我就打了幾處電話，通知幾個朋友，催他們不要過遲。這時我便向大街上買了些水果回去。

等我回家，雲清正忙着指揮着傭人這樣菜加什麼作料。那樣菜怎麼的燒法。我道：「你今天也好早些休息一會兒，省得大家入了席只是等一個。況且你忙了這麼半天，到底自己也使得些兒實惠纔上算咧。」伊笑道：「我這個廚子並不饒嘴，只要他們吃了贊聲不錯，我就少吃些也不妨。」我笑道：「你們這好勝的心真利害。不過據大家的批評，五次聚餐會還要算上回我們家的一次來得最好。你要是不信，等會兒他們來了，你問問看。」我倆正在隨便的東拉西扯地談着，忽然外面有人敲門，原來是志誠夫婦來了。志誠的夫人本來和雲清是同學，所以格外的親熱一些。又隔不多時，夢蓀和椿生兩對也先後到了。於是伊們女的聚在一堆裏切切喳喳的談着，我們更是謔浪嬉笑地無所不談。

我們這聚餐會只是一個人，既然全到了，便隨意坐下先喝酒。椿生是結婚之後還不會到三個月，所以我們一大半的談話資料，都是在那和他倆開頑笑。幸虧椿生夫人落落大方，一口好辯才，椿生纔不被我們窘住。志誠笑道：「椿生，你要是不靠着娘子軍的幫助，今天非叫你討饒不可。從

這麼看來，你先生在家裏不知道怎麼的鞠躬盡瘁，服從關令哩。夢蓀聽了，將志誠的肩頭拍了一下道：「你這位先生專愛掉文，可是用典故總用得，不當。你知道鞠躬盡瘁後面連着幾個什麼字？這不能說鞠躬盡瘁，只能說是鞠躬如也，纔妥當些。」椿生剛想分辨時，只聽得外面有人敲門，時打斷了他們的話頭。

傭人在廚房裏熱菜，我便自己跑出去開門，原來是我們樓上的同居馮毓賢。我們便請他加入我們的聚餐會。

馮毓賢是個二十三、四歲的青年，從前曾在工業專門學校裏畢業，如今在一家營造公司裏當着工程師，性情非常沉靜，還不會娶親。他因為喜歡幽靜，正遇到我家的樓上有兩間空屋，他便住了下來。一間做臥室，一間做書房，每天到六點以後回來，晚上從不出去。有時候獨自彈着三絃琴。有時候等我回家之後，下樓來找着我閒譚。雲清因為他獨自一人住着，有許多不方便，便照呼傭人替他料理一切。他對我們也彬彬有禮。毓賢和幾個朋友，大都是只會過面而不曾交談的。這晚大家閒談起來，便討論到婚姻問題，因為這個問題確是在現代社會中間最複雜而切要的一個。所以最能引起一般人討論的興趣。椿生和他的夫人，是循着新的婚姻的順序由戀愛而結合的，所以他極贊成戀愛的結婚，其餘的人雖然不全都是這樣，可是大半都是由認識而託人介紹，或是親戚攀親。

不過大家一致的態度是承認結婚非經過戀愛的階級不可。惟有毓賢却極端不贊成戀愛。他說：『我覺得戀愛實在是足以減少結婚以後的興趣的。並不是我放肆常着諸位批評。因為我覺得男女間的愛確有一種神祕的色彩。戀愛的時候當然要將满腔熱情貢獻給對方的人。可是久而久之便要覺得膩煩。等到結婚之後反而覺得索然無味了。而且戀愛這樣東西一惹了是丟不開的。戀愛而得到好的結局固然可以說是有人成了眷屬。萬一戀愛而失敗豈不是大家都受了很深的痛苦。所以我絕對不贊成戀愛。』夢蓀道：『那麼馮先生以後的婚姻問題究竟預備怎樣的解決呢？』毓賢道：『我並不是頑固。我以為還是聽憑家長去解決的好。我並不是迷信。可是我總覺得世間萬事確有定數。所以我完全自己不問信。像我這種主張諸位固然不贊成。但是我自信一定可以得到一羣分人的同情。』

半年之後馮毓賢結婚了。依舊和我們同居。

這位馮夫人是毓賢的父親的一個朋友做媒的。聽說曾在高級中學裏畢業。學問固然高深。就是刺繡女紅差不多樣樣都來得。毓秀自己也覺得心滿意足。所以有時到樓下來和我閒譚的時候總誇示他的主張的成功。

在他們結婚的幾個月裏。十分的愛好。毓賢每天到廠裏散的時候便趕緊回家陪着夫人。比較他從前一個人獨自住在樓上彈弄三絃琴的時候快活得多了。

毓賢夫人煞是個能幹人。在新婚的幾個月裏伊瞧出毓賢是個脾氣和善的人。因此伊便想將這丈夫管束住了。使他跳不出伊的範圍。

起初毓賢在廠裏發的薪水。一共有二百多塊錢。總是放在自己身上。家裏要用多少。拿多少出來。後來他夫人同他說：『現在外面壞人多得很。身上多放了錢。不留神露了眼。恐怕要吃虧。你外面拿了錢回來。我來替你放起來。難道你還是不相信我嗎？』毓賢聽了伊這種有情有理的話。當然一有了錢就完全交給夫人了。

有一次內地鬧着戰事。毓賢的族兄同了家眷逃難出來。因為一時候無從尋找房子。便寄住在他家裏。毓賢究竟是在外面走走的人。朋友也得幫助。何況自己家裏的人。當然騰出一間房來給他們住着。誰知女人碰到女人。是有許多奇奇怪怪的事出來。第一個心裏不好過的便是毓賢的夫人。嘴上雖然不明說出來。可是等到毓賢回家的時候。總說多了幾個人吃用。錢不夠用呀。小孩子淘氣。弄壞這樣打壞那樣呀。很想叫毓賢叫他們早些搬開去住。毓賢一面固然聽了夫人的話。可是嘴上那裏能說得出去。總算好。又隔了半個多月。戰事平定。他們搬回家鄉去了。但是毓賢的夫人怪他不聽他的說話。時常尋些事和他鬧。毓賢總因為我們在樓底下住着。吵吵鬧鬧的難聽。回回總是隱忍下去。

毓賢的夫人沒事時候也常下樓和雲清談談提起家用的事。毓賢夫人總說是錢不夠用。雲清道：『我們也是兩個人。他每月收入一百四十塊錢。我們覺得很舒齊的。你們怎麼會用二百二十塊還不夠呢？』毓賢夫人道：『大概你們先生不大在外面應酬。所以省得多些。』其實呢。我在外面的交際恐怕比毓賢的次數要多得多咧。

有一次我替雲清買了一件衣料。被毓賢夫人瞧見了。贊不絕口。晚上等毓賢回家的時候。伊便要他照樣也買一件給伊。毓賢以為這一點兒東西難以推却。便來問我在什麼地方買的。照樣去剪了。後來毓賢夫人只

要聽見雲清買了什麼新東西。或是雲清的同學們穿的時新粧束。伊便逼住了毓賢。非替伊照辦不可。有一次毓賢弄得煩了。對伊說：『你這兩天的鬧着買東西。做衣服。其實你的衣服多着呢。幾時穿完啦。既然說是每月錢不夠用。這些上也該省省纔是。』毓賢夫人悶聲不響。這晚上閉着口不同毓賢說話。連第二天都沒有好臉給他看。這是樓上的傭人下來講給我們聽的。

這位夫人還有那古怪脾氣。早上非到十一點鐘不起來。傭人非等伊起來不能去買菜。等到趕到小菜場。差不多人家都要收攤快了。中飯非到三點鐘不吃。因此毓賢只能在外邊吃飯。不是趕回家吃不着飯。便是吃了飯耽誤了鐘點。

毓賢本來是一個沒有計算的人。不論什麼事都是隨隨便便的。這位夫人只顧自己。從來不會在毓賢身上注意一些的。所以有幾次毓賢到樓底下來閒談的時候。我們聽見他袍子的叉口脫了線。會一兩個禮拜不縫好的。等他走後雲清總說：『我從來沒有聽見這麼一個對丈夫漠不關心的怪女人。』

毓賢的夫人常常鬧着沒錢。毓賢也糊裏糊塗不知道是怎麼一會事。這一天是毓賢的夫人的姪子過歲。第一天兩個人商量着送禮。毓賢因為自己事忙。便讓他夫人去料理。結果買了一頂絨帽。一件毛絨衫。兩個圍涎。這天也叫活該有事。晚上他夫人正在那裏記帳。寫着絨帽一元八角。毛絨衫五元。圍涎二元四角。還打着算盤在那裏核計數目。毓賢無意中在地下拾到一張發票。背着伊看上面寫着絨帽六角。毛絨衫二元五角。圍涎一元四角。和帳上記的數目相差得多咧。毓賢也不動聲色將發票藏在身邊。等伊記完了帳。將帳簿翻了一遍。上面發現出許多奇特而出

乎常理的記帳。數賢看了也不響。

從此以後。毓賢便將銀錢完全自己經手。很精明的支配。除了家用之外。每月給三十塊錢給他夫人去用。可是還能多出五十塊錢來。經濟方面可寬裕了。但是他們倆中間竟有了罅隙了。

結婚一年之後的毓賢。精神非常頹唐。反而不及未婚以前的健壯。到後來他自己也承認錯了。假使要早些將這婚姻的問題。用自己的眼光去揀選。用自己的眼光來判斷。在戀愛的途中。去攷察對方的性情人格。看伊的情是真是假。那麼無論如何受不到這種痛苦。可是已經晚了。





冷酷

凝冰

愛之驅迫

在一個夏天的午後。太陽已經掠過了樹梢。照在那一縷灣的小河面上。將那波動水紋。反射在河岸的石壁下。閃爍個不定。

鶴嘯靠在一棵槐樹邊。向着河流痴望着。鶯雛靠在樹的那兒。微笑地望着他道。你又在這裏發什麼獸呢。雖然說太陽已經過去了。可是在這裏久站着未免太熱。你說有話要說。何不就不說了呢。還這麼吞吞吐吐的做什麼。『鶴嘯望了伊一眼道。』這種話本來我也不敢對你說。可是不說又覺得不好。第一我說出來有什麼衝犯你的地方。請你不要生氣。『鶯雛道。』你瞧還這樣的客氣。我瞧你還是不要說吧。』

鶴嘯只是將脚尖兒輕輕的踢着樹根道。『我想在這三年中間。我們的感情好像比人家都深。所以我想向你做一個比朋友更進一步的要求。』『鶯雛道。』原來是這種話。又何必這樣吞吞吐吐地做甚。你如此想法。我也知道。不過……『鶴嘯道。』不過什麼。『鶯雛道。』不過我是住在鄉間的。不能不向父母說聲。只要他們能答應我。我總可以使你滿意。』鶴嘯聽了這話。微地笑着。

鶯雛道。『我們不如到那邊柳樹下去談談吧。』說着他倆一同過去。鶯雛道。『後年我們不是要畢業了嗎。畢業之後你預備出洋否。』鶴嘯道。『在我的心裏呢。固然有這麼一個念頭。可是家庭中恐怕要發生阻碍。因

為第一我是一個獨子。出洋回來。至少也得四五年。平日間我父母要是一天不瞧見我。便要記罪。這四五年中。豈不要使二老盼煞。第二我家裏雖然是世家。可是如今已經中落。出洋四五年的經濟。要讓老父支持。未免也有些為難。只要我出了學校。依舊努力研究所學。就少了一張外國文憑。也不見得不能做事。你以為如何。』鶯雛將挽在手指上的柳條兒解了下來道。『我瞧你還好像三歲的小孩子。離不了娘。』

鶴嘯道。『你不是預備這個禮拜就回去嗎。』

『是的。恐怕後天就要動身。』

『這個暑假可長着咧。兩個月功夫不見。叫我怎麼樣。假使我寫信給你。沒有什麼妨礙嗎。』鶴嘯很渴望的說。

鶯雛道。『你要寫。你寫就是了。』

『這麼還好。不然可實在令人難堪咧。』鶴嘯笑着說。

悶葫蘆

在初秋的早晨。鶴嘯獨自在校園的池邊呆坐着。他的同學望月輕輕地走到他的旁邊。他也不曾覺得。

望月道。『什麼事。鶴嘯大概是那裏念美人。今天一方吧。』

鶴嘯道。『你是我們的知己。你是知道的。你想兩個月中間我寫了五六封信去。連一個字都沒有。究竟是病了。還是有什麼緣故。怎不叫人提

心吊胆。」

望月坐在池邊的石頭上道：「先生這就叫做自作孽。不可活也。」正說着。望月忽然將鶴嘯的肩頭猛折一下道：「你瞧。」鶴嘯跟着望月的手指兒瞧去。只見那教室的前面站着一個苗條身體的人兒。正是伊。

這時候鶴嘯好像打了嗎啡針似的。頓時興奮起來。站起身來。便向教室方面趕去。剛要走近。忽然瞧見鶯雛轉身上樓。他連忙將伊喚住。別離了兩個月之後的相見。是要何等親密。當鶴嘯喚了一聲「鶯雛」之後。伊回過頭來。冷冷的問了聲：「誰呀。做什麼。」這一聲立刻使鶴嘯站着不能再說話了。眼瞧着伊慌忙的上樓。

隔了五分鐘。鶯雛從樓上下來。將一包東西遞給鶴嘯道：「這是你給我的信。還給你。以後可不許再寫這種信。」鶴嘯道：「是什麼原故。你也可以告訴我嗎。」鶯雛板着臉道：「我不同你說話。你拿信拿了去吧。」說着又上了樓。鶴嘯只得回到自己的寢室裏。

連續不斷的痛苦

在病榻上的鶴嘯。煩燥得了不得。望月坐在旁邊安慰着他道：「鶴嘯。自己的身體要緊。何必這樣的自己磨折自己呢。」

鶴嘯道：「我自己不會知道我在什麼地方得罪了伊。伊要這樣的對待我。平常你是知道的。除了和我說話之外。你是伊的親戚。當然不在內。其餘的人。伊平常是不去理睬的。如今人家不去理伊。伊反而要去湊着和人談天。平常伊認為舉止輕浮的幾個同學。伊是向來不接近的。如今一天到晚的和他們嘻嘻哈哈的談着。伊不是明明變了相了。最使我難堪的。便是伊在嬉笑的時候。只要一瞧見我。便鐵青着臉。在我呢。只要瞧見伊的臉。不管是喜是怒都好。不過在大庭廣眾間。使我這麼的難堪。我實在是難以忍受。況且他們和伊去談話之後。還故意的來告訴我。我一看見他們那種含着譏笑性的笑臉。使我的血脈立刻憤張。恨不得伸出拳頭來打他們一頓哩。」

望月道：「好了。好了。自己病剛好些。又何必這樣的找氣悶。凡事看開些。不要過於認真吧。你只要瞧上次你病到十分厲害的時候。我去告訴伊。伊說是『他的病關我什麼事。就是死了。也用不着來告訴我呀。』當時我聽了伊的幾句話。也替你氣得什麼似的。就是我們以平常的普通友誼而言。隨便你有些病痛。總覺得很記望的。伊和你有三年的友誼。而且還不是汎汎之交。竟會這樣的硬心腸。在我的眼光裏看來。實在是少見得很。伊索性不關心也罷。聽見了你病得要死的消息。反而覺得比平常格外來得高興。這又是出乎情理以外的舉動。所以我瞧了伊那種樣子。簡直替你氣了個飽。我瞧你無論如何。還是看開些的好。」

原來如此

一個肅殺的秋季過去。鶴嘯便和草木一般的零落枯。憔悴得不成樣子了。在這半年裏。他一直是纏綿病榻。不曾有個一天的愉快。在寒假中。他忽然接到望月從鄉間寄給他一信。信裏將他無意中受得痛苦的原因。說得很詳細。他兩隻眼睛直望着那張信紙。那信紙上寫着：鶴嘯吾友。

當我這封信寄給你的時候。你的病或者已經痊可而起床了。可是你千萬不要爲了這封信而愁悶。這是我唯一的盼望。在前個星期。我曾爲了你的事。特地到吳橋鎮去。在鶯雛的親戚家裏探出了確實的消息。我想還是告訴了你的好。當初放暑假。伊剛回去的時候。本來不會有什麼變卦的。在放假後的半個月。伊家裏的表親。曾向伊的父親說起。鄰鎮上有一家土鄉紳姓鄒。只有一個獨子。今年夏季到美國哈佛大學留學去了。雖然家裏沒有多大的財產。可在一鄉之中。也還可以算得數一數二的人家。你不是會同我講過。當初你提出那件事的時候。你不是說過。你不出洋。你不是說你的家道中落嗎。鶴嘯。這就是你這次失敗的原因。我希望你不要悲傷。奮身再尋別條光明之路前進。

你的好友望月

這種事情似乎出於情理以外。可是這確是一件實事。